湖上集

湖上集卷之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記

賓山記

有地當南北之衝臨蘇秀之間曰王江涇兩壤接比以聞店橋爲界由聞店而北爲我吳江故二邑之民雜居焉其業絲纊其俗儉樸其地有水而無山有好山遊者則必理舟檝戒童僕載酒殽南之武林北之姑蘇而後能畢其願其勞旣甚而其費復不貲故雖有好事者往往退縮

自老於繩樞甕牖之中蓋其勢然也我邑王君
國祥隱於其中心說山谷之勝而拘於勢乃叢
石于庭以爲山而日與相對焉因自號賓山子
若曰我爲其主人云爾昔唐柳子厚有言遊之
適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宜於曠者不病其敞宜
於奧者不病其邃語志各有適也今君好遊而
姑寓情於茲將憚勞費而甘退縮自老與抑所
謂宜於奧而不病其邃者也吾聞君爲人無他
材能而安靜厚重實與山類則其志殆有出於
形迹之外者豈較區區於曠奧敞邃之間哉余

固知君非憚勞費而甘退縮自老者也君嘗命其子子卿治經爲諸生有聲庠校間異時入仕歷中外且必迎養以娛其心君當泝江淮走京華陟五嶽之巔覽諸陵之勝倦遊而後歸則四方山靈又將迓君而歌鹿鳴之章曰君殆嘉賓矣乎余又知君不終退縮自老而已也子卿與吾兒詢友也嘗語之意且來徵文故余記之而并俟諸後焉

吞海樓記

吳江環水以爲邑故雖無高山大陵平沙曠野

以爲用武之地而江湖溪瀆所在淼瀰亦可倚以爲固其人習水善舟能操戈弩與賊戰於艫艦之上賊入境輒失利去自用兵以來未有如我邑之強者也邑當南北孔道循王江涇而北可四十里有地曰盛墩左襟運河右帶唐家湖湖水汹湧視他處特甚於時安陸楊侯來知縣事相厥形勝曰是可控扼倭夷矣乃議建敵樓于官塘梟腰橋之北以命太學生沈嚋中嚋中欣然承命度材鳩工經始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落成于二月八日基方一丈七尺

崇一丈九尺有奇扃以鐵門掖以扶欄櫓堞旗幟莫不悉備凡費巳貲七十兩有奇扁曰吞海樓其年四月賊果至侯又命疇中鑿樓南之堤橫運河而築之屯水軍於湖中列陸兵於樓上賊不得渡侯復邀擊俘斬三千餘人賊大敗南遁於是更名其地爲勝墩余聞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向微侯蚤見之明先事之備倉卒賊至孰克成此功哉侯旣去當事者僉議建新樓于運河之東高廣經費視此倍蓰其殆聞侯之風而興起者與然余謂勝墩之險在

唐家一湖湖中屯兵橫截賊道而樓中兵復南面而臨之故賊不敢渡若樓在東則矢石西下我兵不得屯湖中而失其所以爲險矣竊惟諸公建置之意非余所敢與知然鄙見如此因遂言之猶幸他日無試其說則大願也侯名芷字文植余同年進士今爲南京兵部主事疇中名數言疇中其字云

重修寧境華嚴寺塔院記

昔阿育建塔以奉舍利其侈至八萬四千而在江南者居多若我吳江寧境華嚴寺塔則始剏

於宋哲宗之朝蓋亦其蔓延也中間新故屢更而迄今猶存則以其教不墜而崇奉者衆耳事雖不經然其金碧煇煌丹堊照映則於一方之形勝不無助焉自寺而東北若干武爲學宫負艮抱坤而塔當其東南在青龍之位有丁火文明之象故堪輿家以爲文筆峯非無謂也峯現則文盛晦則衰故卜科第者恒於塔焉覘之咸歷歷有驗邑人以修塔爲事佛不知其有裨於儒也世嘗稱儒佛之道不相爲謀由今觀之豈盡然哉嘉靖戊午當大比之期會塔敝寺僧祖

芳慨然歎曰我雖爲佛弟子然不可以無助於儒顧力不逮思集衆緣以葺之乃告於縣令安丘曹侯一麟侯報曰可而教諭沈君朝臣訓導徐君瑞尹君奎僉力贊之余亦爲撰疏詞有泮水文星之句於是好義之士咸樂施捨得錢若干繕飭材庀工凡四閱月而告成事是秋薦士果得九人自設科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夫堪輿家之說余不能知然考之邑乘往往利於子而不利於午余竊怪之乃今值午而其盛顧如此將氣數之更與抑人事之勝也不然豈可謂

無其故哉芳之爲僧也能詩能醫又能勤力以助文事不可無記故爲志其歲月以示後人使知儒佛亦或相資且以見余始終之意若夫福田術數一切不問而唯修其在我者則又嘗爲吾輩告焉

大浦橋記

吳江爲縣當江湖之交自築長堤以來左江右湖湖水東流入江以達於海其間泄水之道不下十數而甘泉爲最鉅厥後甘泉日微則水南出入斥大浦港怒而東奔昔人嘗架木作橋其

上以瀉之然口隘水湧西風發舟經其左輒覆溺死者不可勝計嘉靖中海寧安國寺僧文玉來授句讀於茲土目擊其事謂人曰吾力不能疏甘泉之淤猶能廣大浦之口以免覆溺乃與其徒守清虔心募施會有錢宗德者見而義之自施捨外復貸白金若干鎰以贈其費而徐貫其償石工鄒佽鄞人也亦願茹素以效力於是買石儆工撤舊木關浦口而改建焉為徙七長十有八丈廣一丈一尺費金八百兩有奇經始於嘉靖二十五年四月至二十七年四月而告

成事已而文玉大懼廢墜乃徵余記以詔後人余惟佛氏雖東西分祖南北異宗禪律殊教而其大要不過以寂滅爲道以清淨爲本以慈悲爲心以皈盋爲務以方便爲業至於持經誦呪以誑惑俗而利其財則末世之事非佛之本意也文玉爲其徒乃獨業句讀建橋梁以濟人而不爲末世之所爲豈非能遵其教者哉先是文玉嘗建白龍橋蓋得余同年今刑部員外郎吳君子寧爲之主其若心刱建不一而足而往往歸功於吳錢二氏譽之不容口易稱勞謙文玉

殆近之矣吾聞錢嘗爲吳氏養子稔聆家訓則
其輕財好義蓋有所自云

吳江縣重建公堂記

嘉靖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知吳江縣安丘
李侯遷梧新作公堂成其僚縣丞王君良慶李
君鵬樊君玟光謁余而言曰是維吾寅寀長公
之績垂諸永久我有樂石旣斷旣礱幸爲我記
之余以不佞辭弗獲乃爲其文曰維我縣治據
邑城之東南更創迭修凡歷數侯以迄於今考
諸志可見已酉四月丁巳廛堠弗戒於火延及

公堂一夕而燬侯方引咎責躬而士民則以爲
適然之數侯唯典復是懼而士民則以爲必不
可已之役於是聞於憲臺請於郡國咨於僚屬
暨闔邑縉紳耆舊之士僉曰宜哉遂以其月某
日經始越百日有奇而告成事聽政之堂右客
之次燕休之所財賦簿書之府悉復舊觀而閎
敞壯固則稍過之民但見工之成而不見役之
及也蓋其取材於垂圯之庾取力於鄉兵之
隙取貲於失火之家不足則里出夫三日訟出
鍰數金以繼之而公帑民錢不以及焉宜乎成

之速而民之說也余觀春秋築作必書重民力也而定之役斯干之役則詩人又播諸詠歌非以謂一切不可爲也今天下州縣之署當改爲者不少矣然率因陋就簡若無吾邑令日之變弗圖也其故何哉蓋世固有廉吏矣不幸而有墨者則往往假興造而濡染其間以是大吏疑而不信而謗讟隨之故其末流使人避嫌畏譏雖有不可已者亦且退讓而弗敢議噫其甚矣侯爲人悃愊不矯激以近名又不善候迎人意以求說獨其悶悶之政有足稱者如葺賓餞省

供應餉貰馬減空役簽總計息爭訟數事皆有實惠下於民而其大者則以潔廉不緇爲主本吾意侯凡有興作大吏亦必信而不疑況今日之事乎昔魯叔孫昭子在晉凡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至今垂美簡書侯居三年刻日赴召而猶汲汲玆役不欲遺勞於後人亦庶幾昭子之用心矣余又聞被火之夕侯坐門下戒僚吏徙獄囚移帑藏斂圖籍凡政之大者皆無亡失此又見侯倉卒應變之才而區區興復不足多也敢并及之是役也李君顓董

其事而王君樊君聞亦相之主簿陳君舜適至亦共落成典史段君迎登睹厥始終法皆得書以詔來者

吳江縣黃墓村觀音菴新建像閣記

南海大士肇于天竺顯于補陀而敬信崇奉徧于天下故琳宮梵宇專爲大士而設者在在有之若吾蘇諸邑總二十有三而吾邑居其三在黃墓村者其一也私刱不與焉於戲何其盛也大士之書不多見僅載蓮華經中余嘗讀之大抵似莊列之寓言而眞實爲人其意溢於言表

如言火坑者喻利欲之熾然也言苦海者喻貪愛之沈溺也言刀械者喻災患之纏縛也言猛獸者喻橫逆之侵陵也若人一念清淨則烈焰成池矣一念警覺則船到彼岸矣隨處皆安不生畏怖則械自壞矣犯而不校勿懷忿嫉則獸自奔矣諸如此類不暇枚舉蓋皆修身之樞要入道之階梯誠非浪語誣民者獨惜夫世人之莫解也史稱人有繫獄而枷鎖自脫臨刑而刀折被赦者彼以爲大士之力若此其神也念誦之效若此其捷也而不知其流於誕矣昔唐李

文公謁藥山禪師舉此經黑風吹舫飄墮鬼國爲問師曰李翶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惕然發怒師笑曰發此嗔恚心卽是惡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噫若藥山者可謂善悟人矣千載而下吾安得斯人而與之讀是經哉夫以大士之書啓佑衆生明白簡暢如此顧悟者鮮耳則夫敬信崇奉有若鼓之舞之而不自知者固其宜也此方觀音菴爲宋建炎間僧和覺所剏入 皇朝宣德中里人翁某史某皆嘗修之然堂宇湫隘久漸傾頹嘉靖中主僧如杲欲建閣遷奉而有志

未就遺言屬其徒瓣學貞與緣諄諄懇至於是緣等承師旨經營數載將議興造乃得封君吳公子隆爲之首倡自是檀越好施者接踵而至遂相與庀材鳩工更新舉廢晚又得布衣顧君辟鎔金範像遷座安靈而事始備焉閣高二十八尺有奇廣三十二尺深如廣而殺其二經始于隆慶四年十月訖工于明年某月土木丹堊像設工匠之類凡費白金若干兩有奇緣等礱石具狀請記歲月余欲後人毋忘其勤善繼其志而永大士之教於無窮也遂不辭而文之

瑞鹿堂記

萬曆改元歲在癸酉予買地于吳縣横山之大墩築新阡于翠微以葬亡妻陳氏兼營生壙其左又作室一區以爲祭掃𪧐息之所先期卜日暫掩生壙俟異時啓而合焉其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是日也忽有鉅鹿從巔而下旋繞踟躕久之乃去葬匠馳告曰此主翁壽徵也敢不敬賀予笑而不答客有過而聞之者題其堂曰瑞鹿夫鹿野獸耳仁不如麟義不如犬引重致遠不如馬牛狉狉然逐逐然放逸奔走難於馴擾何

取而瑞之乎豈以鹿之初生也黃質白斑千年而蒼又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玄在毛類爲最壽故瑞之與予則謂鹿之爲物生長深山窮谷之中偃仰豐草茂林之下不入檻阱不受豢養故能三變而長年其不幸而入檻阱受豢養者無幾也若人寓形宇內汩沒風塵出者覊紲處者窮愁雖曰以百年爲期尚弗能至況如鹿乎古稱冢壙爲壽藏蓋取久遠之義令以生壙當之誤矣然冢壙稱壽亦未必然古者棺槨封樹僅可免烏鳶螻蟻之禍於目前而不能保榛莽

相扶之患於百歲惡在其爲壽哉然則孰爲壽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死而不亡者傳所稱
三不朽之謂也予觀自漢以來魁梧奇壘之士
不爲少矣然求其有一於茲而絕無瑕纇者指
不多屈此豈易及者耶予也幸生　聖世强壯
垂紳旋返初服多病蚤衰來日恐趨頻逹死生
之理故年未六十而營菟裘彼麀胡爲乎來哉
聞之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意者野人之性
與鹿爲類故聲氣感召而來相與狉狉逐逐遊
於巔麓之間耳若曰壽徵吾不知也而況壽臧

乎況壽名乎夫壽身壽藏旣不敢必而壽名又
復不能則雖與麋狉狉逐逐遊於巔麓之間以
盡吾餘年而已乎於是知鹿果爲氣類而來而
未知其爲瑞也已因記于西壁

湖上集卷之十

湖上集卷之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碑文

吳江縣重建四橋碑文

自南崖而南至于徹浦有隄長九里曰石塘又自徹浦至于平望亘三十里曰官塘二堤截太湖之流通道南北為竇百餘以洩水勢而其湍激汎濫之處不可竇者則必架梁其上以濟蓋吳江澤國也又當孔道人跡旁午仕宦商旅之出其途者雖必以舟而牽挽之役非橋莫藉故

橋梁視他邑特要若萬頃甘泉徽浦得勝其尤要者也前此三橋易石以木蓋詘於力之弗遂唯得勝以石而邇年齧隄齧倭橋亦隨廢涉者病焉嘉靖四十二年御史長樂陳公奉　命再按江南行部至縣見病涉者爲之惻然迺謀重建以惠四方之人會太僕少卿溧陽史君來謁聞其議願獻四十金以助役公復斥贖鍰以贍之而委其事於縣令沔陽吳侯於是四橋一時竝建遠近相望壯麗堅緻視昔有加經始于是年某月日落成于某月日四方之人讙然稱便

而邑人之稱之也尤深且樂夫工役之不已及
也夫陂障舟梁先王之教也三代以來皆用之
而周人之法最詳及周既衰則雖賢如子產僅
行小惠彼豈以爲細務而忽之哉良由王法久
廢人多狃於習見而莫克自振焉耳今之時去
古之時又加遠矣　國典雖存而長民者漫不
之省其勤勞繕造往往出於緇黃之流吁其可
怪也且夫御史之職興利除害而已橋梁雖細
獨非利民之一端乎顧世忽焉而公獨究心民
瘼縷縷及此况有大於此者乎異時操持政柄

其所施設豈不賢於子產乎宜吾民之赴　闕
疏留而至再不已也工既竣吳侯樹豐碑于津
口欲紀成績以詔後人而屬筆於余余諗公之
政久矣識其大者而又嘉其不遺乎細也遂不
辭而爲之文俾鑱諸石若吳侯之祗承憲度悉
心經畫又是役之所由成也法得附書其廣袤
之數經營之費助役董役之人則具列于碑陰
云

桐鄉縣石門鎮新建勉齋書院碑銘

桂林曾侯士彥爲桐鄉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

具典已迺循行部中至石門得故宋迪功郎監
酒務勉齋先生黃公宦游之遺蹟喟然歎曰此
先正過化之地也可無表識以風四封維時鎭
之縉紳郡推曹君大節縣丞沈君艮暨好義之
士聞之相與協謀請建書院以畢侯志侯許之
命訪故署之址不得迺卽玄貞廟西之隙地營
焉以先生在鎭時嘗憩玆廟故也書院之制有
堂有寢有門翼以修廡繚以周垣其材木塼埴
工力之費用金二百兩有奇以嘉靖四十二年
七月經始閱月而告成事牓曰勉齋書院且以

復令社學之舊於是曹君輩又相與龍碧石紀勒
侯績使來請文而因余年家友鄉進士皇甫君
汾致辭曰幸毋拒也余嘉其事而諾之嘗考史
傳先生石門之政不少概見蓋先生筮仕監台
州酒務其調兹鎮當在嘉泰之二年居無何即
應湖北帥吳獵之辟以去先生在鎮既不久而
官又卑其設施無所考見然余以謂先生資性
端審志思堅苦造詣純篤論說簡當政治精明
四海之人至於今共仰之固不必區區按一方
後為重也及考邑乘載先生在鎮以苦

節自勵其懇惻憂民之意往往形諸詩歌則其
宦業大略可知特史臣未暇許耳使後世仕者
以先生之心爲心則殃民之政不作儒者以先
生之學爲學則斯文之望不孤曾侯此舉其有
功於桐人豈淺小哉惟昔先生宦轍所至必以
重庠序先教養爲本今侯爲政亦絕相類嗚呼
豈聞其風而興起者與抑生質之偶合也系之
以銘曰
故宋中葉理學宣明誰其肇之維周與程接踵
三公粤有朱子及門高第推直卿氏錫諡文肅

尊稱勉齋匪直當時百代永懷蕞爾石門辱停
宦轍官卑轉速曷究施設仰止山斗曠世相師
不有表揚疇則知之明明曾侯寤寐先哲倡玆
義舉以昭前烈若石門之俗昔市而䝉今其化矣
曾不崇朝嗣侯者誰是崇是葺匪侯斯承繼令
之職

吳江縣重建總收倉碑文

倉廪之設所以儲田賦稽出內慎防守以共
皇朝之用者也吾蘇財賦甲天下屬邑凡七而我
吳江獨稱雄焉迺其儲偫之所建置不一或渙

而無統或隘而難容今邑乘具存可按而論也正統末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始卽北郊三里橋西隙地營焉拓址百畮移諸倉而合之名曰總收於是渙者一隘者充規模次第裒然改觀矣顧其時編竹爲囤蔵貲修營民尚未便也成化中合州馮侯衡來知縣事乃建廒四十六區爲廬四百十有四楹堂寢門垣悉仍文襄之舊而閎敞壯固並七十餘禩其功良不淺矣嘉靖三十四年海夷入寇廒之被燬者七區嗣是風雨之所摧剝官司之所移用奸頑之所侵削傾頹

殆盡余每過其地而歎焉以爲成之難而毀之易也越八年而縣令沔陽吳侯一本爰採羣議請于撫按兵臬郡國諸公撤其地而新之更作者四十有三區區十二楹堂寢祠宇門垣亦皆補葺爲費三千一百二十五兩有奇取諸執役于官及廢材之鬻于市者以充而廛井之民畧罔聞焉經始于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落成于是年九月七日雖其壯麗不逮往昔而數年奔走儆債之勞一旦稱息肩矣耆老蕭隆輩實董是役迺具始末徼文勒石以告後人余嘗念焉

侯之功而求其紀述漫不可得心竊疑之詢諸父老則謂沮於流言之故嗟乎心迹之難明久矣當馮侯締造之初披草萊治垣屋費實不貲而議者遂以染指加焉何言之易也意其輕用民力或不能免而因有以來之與若我吳侯今日之役下從之而謗讟不與上信之而猜疑不作則侯平日冰蘖之操揮霍之才致然也使嗣侯者以馮侯爲鑒以吳侯爲法歲修月葺毋俟其大壞而後圖之則斯役也垂諸永久而弗替矣此勒碑之意也吳侯爲政其良法美意甚多

茲特其一節耳然碑爲是役而作故他不著且
竢異日須去思者刻焉

湖上集卷之十一

墓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生母凌氏壙誌銘并序

嘉靖十有三年歲在甲午夏四月二十日生母凌氏卒不肖師曾貧無以爲葬迺於卒之又明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奉柩攢于祖塋越十年是爲歲丁未不肖師曾忝藝南宮謬廁名于牓末請告養病家山乃卜是年冬十二月十三日敬啓攢宮窆茲幽宅不肖師曾無任隕越哀號之至痛

惟吾母壹德閫範久或湮沒罔以昭示後人適
衡哀秉筆伐石而誌之誌曰

淩氏吳江之黎里人曾大父賢大父復父彥昇
母沈氏生而稟幽閑之姿體純穌之德秉貞潔
之操服恭孫之節蓋年十七而歸家君訓科某
爲側室時適母王無子朝夕軫念吾母旣歸而
生不肖兄弟用紓顧後之憂其有功於徐氏甚
大事家君唯唯惟命績紝烹調之外又能治藥
石權圭匕佐醫師事以需濟人其有勞於家君
甚至適母舊多病吾母侍湯藥竟夕不寢疾止

乃已適毋亦愛重之其有裨於夙教甚深不肖

會結髮時讀書學文吾毋執女紅課其勤至夜

分迺罷及試有司不售則命之曰女年少患不

學毋患不售也第勉之義方之訓病且死猶刺

刺不休今幸通籍儒紳入仕有遂異時竊斗升

之祿效菽水之養而恨不可得矣嗚呼痛哉嗚

呼痛哉吾毋生於弘治七年七月十八日享年

四十有一子男二長郎師曾娶陳氏次師程娶

壽氏女一許嫁顧昇孫男一詢壙在縣北之柳

胥村鱗字圩銘曰

娟娟淑媛世有令德鍾厥純懿以相閫閾維踧
能履相承之吉後昆雲仍施於無極其後則豊
乃疚於躬景命不佚邁此愍凶嗚呼昊天靡嘉
胡不殲我禍烈且延蚤奪我毋三復蓼莪瞻慕
何已勒銘告哀萬年是紀

故處士時省潘先生墓誌銘

嘉靖二十六年九月六日時省先生卒四方門
人咸扶服臨喪而長洲學生陳子正復爲事狀
畀其二子徵銘葬焉以屬師會師會於先生無
傾蓋之雅而辱與令子交聞其行頗詳乃按狀

而誌之曰先生姓潘氏諱鶴字世昂別號時省
蘇之常熟人也曾大父敬大父廣父瓛毋殷氏
以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生先生屬䅲時
即頭角不羣長益樸茂無凡兒態其父授以書
即喃喃便口與之講解即通大義然性疏伉不
能自抑以守有司尺寸之程故絕意進取而世
其素業性孝友歲時轂於館人收其羨以爲養
菽水之歡踰於鼎釜不知其不足也其事諸父
執猶子禮甚恭撫小弱弟鵬迄於成立無遺
命中更毋妻喪家落甚攜子授經于長洲因家

焉先生教人嚴毅端方言動嚬笑咸有槼矱不以顔色假人經史承其口授有終身不忘者達官富室爭延致之然合則留不合則去推其介三公不能易也先生喜爲詩攻於近體每登覽酬答意與所至輒於短章發之構思沈著屬詞密緻雖匪大方足稱一家君子以是窺先生之蘊而令散逸不存矣吁惜哉先生享年六十有八元配周氏繼丘氏子男二位周出丘出女三壻徐世臣蘇臣張登孫男二尚㓜位等以先世墓在海虞不便瞻掃乃相地于吳縣鳳凰山

義士爲穴奉柩葬焉嘉靖三十九年十月二十
四日也嗚呼自舉子之業行而小學遂廢不講
世徒知誦數爲捷徑而薰陶涵育之意蔑然亡
聞蒙養弗端教用是長青紫之路雖開而基本
則淺矣先生力振古道以覺羣蒙出其門者進
退有方應對有則作止有度不專從事乎吟呻
佔俚之間可謂砥礪柱於中流迴狂瀾於既倒
者矣得如先生數輩處里社開小學其有興乎
銘曰
黄虞立教佑啓顓蒙甄之陶之寔維聖功古道

遼絕舉業斯隆捷徑是趨罔約於中既驕既惰
迺寇迺攻本基則淺事業奚豐吁嗟先生力振
皇風翁子有職雅飭是崇不雕其始維以永終
有相者贊有提者聾卑邇旣階高遐易逼我銘
於茲詒範無窮考德在文眎此玄宮

故黃先生同妻鈕氏合葬墓誌銘

按狀先生姓黃氏諱紀字以陳世爲吳江人曾
祖塤祖璋父職毋徐氏初居北麻瀼後徙雙楊
村是時鈕氏有諱某者亦自桃溪徙邑城之中
河里生鈕孺人聘先生而就館焉故黃氏之再

從邑城自先生始也先生少時狀貌不類凡兒
長治㮚子業補邑學生校藝有司有司最其文
由是聲稱隱隱起吳中弟子執經受業者甚衆
經旨承其口授輒取高第去已獨五試京闈不
售蓋晚而餼於官然非其好也初先生之為學
也稽日按程每漏下四鼓即枕上默誦經書一
二卷黎明乃起討究墳典商確古今日著經義
皆傳傳註間作古賦諸篇辭旨溫麗窮晝之力
復繼以夜矻矻不少休故雖業擅尚書而旁經
羣史百氏等編靡不該洽尤邃數學洪範皇極

能詣其奧此則經生所未有也當其時孺人夙夜拮据躬服儉樸以佐其勤及屢下第先生或怏怏不樂孺人復溫言慰之終身無怨言先生少失父事毋孺人甚謹孺人歲時獻遺罔不當意常祀視具必極精腆不苟從事也先生為人篤於孝義睦姻戚信朋友略權勢而矜賤貧其待人也三尺之童必為加禮一事之善樂於表揚至其與內兄比櫞而居共爨而食垂三十年無間言此尤古人所難能末俗所希覯也嗚呼先生之敦睦外族孺人之克恭厥兄其見之矣

世有昆弟分門顧若寇讎然者視此不有愧哉先生垂易簀時嘗著家教一卷旣沒而孺人益珍襲之時出以示諸孫指其云云輒爲感慟其躬勤力作不異先生在時也先生卒于嘉靖二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而孺人則以三十年九月十六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子四人炎寔竝卒宸宁宸等卜地于邑之范隅鄉龐巽字圩崇土爲墳甓埴爲穴將以三十二年某月日奉二柩窆焉乃特其門人鄉進士葉楙學所爲事狀謁銘於予予聞之先生嘗有言曰賢

愚在人窮達由命善乎斯言也夫以先生之敦善行誼博學閎辭使爲世用其設施可槪而見也乃竟鬱鬱齎志以歿不獲一試於時豈其人非賢邪將命之不遘也感而爲銘銘曰

聖遠教湮道絶塞澆漓成風厭匡救偉哉先生崇厚德廉頑敦薄刑家國士女無荒恒翼翼翺翔鳧鴈思厥職既畜乃通數之極藴而不施我心惻雙璧同瘞作世式貞珉刻辭永毋泐

董士希妻吳氏繼金氏墓誌銘

吳氏者處士董賢士希之元配也董吳竝吳江

人董之曾大父芳以貢授常山丞而吳先世亦有以明經爲訓導者二氏雖不甚顯貴而詩禮相承故吳氏來歸歸而生一女及子漢策而夭於時金氏繼之未幾亦沒兩喪相仍僅在七年間耳士希値家中否力不能支乃放世俗火二柩而收其遺骸葬之同里成字圩先塋越十二年漢策成立乃詣予泣告曰策不幸生三歲而慈母背棄繼母於策日夕拊而摩之甚有恩卽策不孝弗克禮葬以伸情事於萬一復不得名筆以銘諸幽是重不孝也先生其圖之策惟先

妣來歸逮事吾祖母馬孺人孝謹勤恪夙夜幹蠱然終齎志以歿弗底於成已而繼妣續厥室家拮据力作以成其志乃有今日吾父工古篆書圖刻以其藝游縉紳間家務悉綜於繼妣繼妣上則躬劬勤甘澹泊以相吾父下則鞠吾輩於繈褓姁姁焉不愆於慈蓋至是而吾家之衰緒稍振矣而又不幸夭嗚呼痛哉予聞其言而悲之且有感焉夫世之執箕帚操井臼者鮮克服勤以相其夫而繼人室者又往往分彼我於子女之間不虐則怠若二氏之賢齊軌合轍固

末世之所難而妻道所由立也是宜銘是宜銘
吳父萱母江氏其卒嘉靖十三年十月七日年
三十四金父某母某氏其卒嘉靖十九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年四十三金爲長洲人無子繼金
氏者馬氏也生漢儒瘞石之年爲嘉靖三十二
年某月日銘曰
吁嗟二婦吳氏同蹤迺惠迺慈以允厥宗董氏
有家二氏之續董氏有子二氏之澤銘詞可徵
永垂世則

貴州布政司照磨沈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榮字惟仁姓沈氏其先汴人有從宋南渡者家於吳遂爲蘇之吳江人曾祖承李祖珉父澄母盛氏府君生三歲而失怙恃鞠於其姑長習政事通律令爲府吏知府曹公鳳嚴毅威明羣吏事之咸抑首促促獨府君遇事敢言或他吏有事抱案牘逡巡不敢白白府君府君即與代白無所遜曹初怪之府君不變蓋久而察其誠直遂信任焉所白是即署案尾曰行否則詰責他吏知府君爲所紿不以罪也已乃入京從事內閣隸知　制誥潘公潘識其人不敢煩

以奔走賓諸邸塾而使子弟受業焉居久之歸
祭於家需次凡若干年非歳時慶賀不入公府
爲有司所重嘉靖四年始謁選擬除光禄監事
辭乃授貴州布政司照磨府君既拜　命之任
而前官猶未滿去不得上欲還吏選撫按共留
之委以雜務府君悉力幹理事以辦治咸奬其
能至七年乃上府君職在磨勘而倉庾守吏蝕
耗頗多輒以乾没抵罪累年弗得脫歸府君察
其寃必爲之委曲庇護俾得歸或不能歸則貲
而遣之蒙銊阿向烏蒙等弄兵　朝廷征之府

君督餉以從奮不避難賊平三被　欽賚賞異數也嘉靖十六年九載考績北上未至以　覲例免歸府君曰吾志也於是廻舟南下攜杖逍遥往來里中日與二三長老談笑以終餘年縣大夫舉鄉飲以速府君府君謝不往不得已爲一出以塞其意云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以疾卒于家年八十一明年某月日葬縣北三里墟字圩之原府君凡再娶生四男初娶姚氏子曰衡曰㣧繼周氏子曰銜曰衎衡先若干年卒葬得日㣧等以季弟衎有文令撰事狀哭

拜授使者走京師乞予銘予先人與府君交垂
五十年以誠直相契合先人嘗爲予言　孝廟
時治化隆洽風俗淳厚然於吏中求府君已自
百一居今時直萬一耳嗚呼若府君者可復得
哉可復得哉銘曰
儒其行吏其名以永厥聲
亡姪十四郞壙誌銘
吾宗由太末散居徐揚之間吳江古揚州域也
故多徐氏世系莫考予所知者隆慶府君居南
麻族屬蕃衍歷四世至文亮府君始徙邑城而

子孫復各散於鄉獨吾支世守邑城至於今又四傳矣雖漸顯貴顧不甚蕃訓科府君生予兄弟二人予兄弟各生子一人噫吾支之緜延僅若綫而已爾十四郎者名訥予弟師程叔明之子也蓋四乳而後得之予時方家食見其狀貌仁善在祖母伯母懷中依依不忍去意其長大必良天其祚吾門哉及予來京師垂二年而十四郎之訃至嗚呼天不祚吾門邪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豈以性不類其父而欲之乎其生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十日其歿三十三年二月十

二日其葬明年九月十日壙祔邑之栁香村鱗字圩祖塋在殤穴亍既爲文哭之且爲之銘銘曰

棄而親反而眞以召其後人

先毋王氏墓誌有序

嘉靖三十二年歲在癸丑不肖師曾當應　制取進士欲奉吾毋如京師而吾毋以老不肯行居二年海夷作亂逼縣城城中震恐會得報復謀迎養而吾毋以亂故惠然肯來以三十四年五月入都城凡十四閱月而卒于官邸卒之四

月始克護其喪歸葬于栁胥村鱗字圍祖墓之
域中合先人兆嗚呼吾毋已矣已矣仰天長號
不可及矣敢瀝血鑱詞而納諸幽其詞曰
吾毋王氏得姓於姬得望於太原而居河之南
及宋徙都始占蘇之吳江曾大父諱珪大父諱
仁父諱政毋莫氏吾毋年十九歸我先人訓科
府君徐氏諱朝字政卿先人幼奉祖命爲叔父
後吾毋婦於伯叔之間乃能孝養其舅姑而朝
夕歲時饋獻於伯氏無少間皆得其歡心初舉
一子一女並以殤死旣而不乳深以宗祀爲憂

勸先人置二側室孫氏凌氏後凌氏生會弟妹三人而先人之宗賴以不墜至於撫字之勤督訓之力則又有近世適毋鮮能者焉故其妹嫁沈氏者化之亦卒有子會年十七而生毋見背當是時吾妹纔三歲耳吾毋懷而鞠之不以爲累鍾愛特至既嫁猶念之至老且死而弗替蓋其慈如此其他細行不暇悉也初會之赴　闕也毋齒已踰時制會爲之制而諱其事比就迎問而知之命攜以隨既卒卽付匠人故能詰朝而殯邪者見之歲以爲達也嗟乎閨閫之中死

生之際蓋烈士所難而吾母處之如此豈不誠女丈夫哉吾母享年七十有八其卒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其葬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子男二長即師曾兵科給事中次師程女一壻顧昇孫男三詢諄論惟曾不肖初儲翰館既以疏庸失其史職繼叨瑣垣復以寡昧無所建明然猶靦顏就列不知引退者冀得一命之　恩以爲吾母榮而竟不能待也嗚呼痛哉竊惟吾母之行可傳萬世然非得有道而文者以爲之銘則無以詔來嗣非假寵於　天子則無以重

斯銘而慰人子之心今玆未能不敢以請姑誌其實於此而竢諸異時焉昔宋歐陽公表瀧岡在葬後六十年以謂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曾名位萬不逮公奚敢不亟圖之而顧緩若此其亦所謂有待者與

周母鍾孺人墓誌銘

孺人鍾氏世爲吳江人處士諱某之女而訓科周君諱同之妻也鍾故富家孺人生長豐腴及歸而見周君儒素家也服食儉約心顧安焉且爲蚕夜拮据操筦籥權羸縮以理內政用能振

拓先業列於富饒然性好施予有餘輒斥以周貧乏之故囊無長物焉性又至孝事舅贈資政公及其姑封太夫人能以志養公好客孺人與其姒施夫人共執汲爨以供具唯恐不當其意周君之兄宮保尚書恭肅公用初爲南京給事中而資政公壽終於家不及視含斂以爲恨孺人相夫治喪極其誠信人曰使給事君自爲之亡以過也恭肅聞之因以少慰云太夫人暮年嘗病淋孺人奉侍湯藥晨昏不離側且爲日汙其私積歲餘不怠恭肅長子尋甸知府國南早失

毋孺人撫之如已子又佐其婚娶同爨十餘年
庭無間言孺人數乳皆得女自度不能子選飾
妾御薦進不忌厥後圖南生保護備至逾於已
出圖南雖長不知其非孺人生也其待僮婢亦
若子女然有數年在旁未嘗一被其詈言者嗚
呼其賢如此周氏家爛溪之上嘉靖三十五年
海酋入寇圖南奉孺人避居邑城感痢二十餘
日而卒是歲七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子男
一即圖南太學生瞿出女四長適福建按察司
副使卜大同次適陳國光又次適太學生沈嘉

續並孺人出又次適縣學生史天成沈出孫男一女三皆幼圖南以亂故亟於營葬而卜未食乃以其月二十八日舉柩攢于大牛之丘明年二月十八日始克就窆合周君兆先期持國南所撰事狀詣予徵銘予方歸葬適毋于鄉泣誌懿德而孺人之賢實出一揆予於是重有感焉蓋予觀風人詠婦人之德不一其事而其本則在關雎取其不淫於色而無傷善之心也江沱小星則異於是矣而後悔之恩在公之惠猶歎之以爲美而删詩者列於二南非以德之難哉

世衰俗澆教不逮於婦人有如吾毋與孺人絕
妬媢之私臻詵纚之效殆不必位分儀等之同
而德則庶幾矣使其遇能詩之媵必將播諸聲
歌以垂於無窮今不遇矣於其來請寧忍使之
無傳乎銘曰

有美孟鍾來嬪周宗婉婉其容婦順毋儀協於
孝慈其德則懸遹蕃選飾以緜僾息寔維其德
大午之丘銘以告幽萬祀千秋考德於茲式娓
盛時風人之詩

太學生張公墓誌銘

張氏以儒聞吳下且百年其賢而不遇者公居一焉公諱印字信卿其先崑山人五世祖士順元季時避地徙家常熟之直塘里成化中　詔割崑山常熟嘉定三邑六鄉之地以建太倉州而直塘與焉故今爲太倉人士顒生元鵬元鵬生溱溱生銑銑生湖廣光化教諭璧則公父也母章氏公少穎敏讀塲屋書即瀾翻成誦稍長益以經史莊荀班馬諸大家之文蘊畜甚富又善講解論撰以發其趣選入州學爲諸生每督學御史至必首稱公郡守胡公纘宗雅志尚儒

簡士造就得公卷驚曰此吳中人傑也禮之不
下於黃省曾王寵諸人公由是名益起學益力
人以科第期之者心益切顧弗售也公因念古
人周遊尚友然後成大儒今余株守甕牖而圖
倖一舉弗獲宜矣乃引例入太學於是涉江淮
泝齊魯以達于京師時當大比四方豪儁畢集
公擇其賢者能者與之游而下上其議論學以
大進祭酒呂公柟試諸生拔公千人中深加稱
賞梓其文以為式乃亦弗售歎曰余殆命乎已
矣浩然南歸時其子今屯田主事大韶年在丱

角顧謂其妣曰是不足代我邪遂力教之然猶自爲之弗輟久之念其父老乃徒步裹糧迎教諭公以歸嘉靖二十八年屯田君果領應天鄉薦高等公曰雖然吾志不可懈也越四年屯田君舉進士公乃喜曰吾志畢矣始棄其業而事逍遥治圃繼亭日與客觴詠其中一切外事悉置不問居無何倭夷入寇郡民多流徙無恒居而瀕海尤甚公亦遷寓郡城屯田君在南都聞之亟遣人迎公而公疽發背不起矣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也年五十六公孝親能孝執

喪能哀待朋友能信人有假貸遇凶年輒折券
免之其事抑有足書者娶唐氏子男一即大韶
女二長適太學生金允清次許聘王紀孫女一
許聘金履祥公嘗相地于下澤字圩於是屯田
君郴厄塋域奉柩以葬而卜未食乃以卒之明
年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域之旁來徵余銘余
於屯田君爲同年故知公至是又得之徐僉事
叔厚狀爲詳蓋叔厚亦余同年嘗爲名御史其
言可徵故合而誌之系以銘銘曰
嗚呼張公韞其寶玉而終身不售尚見沽於嗣

偷奚此志之未酬卜食下澤樂哉丘公魄往瘞
䲧千秋兎與長廬游兮蓬壺之洲

楊處士妻平氏墓誌銘

有地界蘇松之間曰楊扇華亭楊氏居之世號
德門至處士應元而積愈厚業不營而拓教不
勞而成余心異之已而聞其配平孺人之賢乃
知處士之克享成福不偶然也孺人吳江人曾
祖思忠事　文廟爲主客郎中累官陜西叅政
時稱名臣郡邑志皆有傳祖昂父松母李氏孺
人自少穎異善女紅剪製之事長歸處士處士

昆弟六人孺人在娣姒中事舅姑勤懇特至舅姑訖之故舍諸伯叔氏而終其身與之居孺人兄弟皆早世毋老無依亦迎養焉處士性好客客至必欵留深觴細杯窮落日月孺人執爨共具極其豐腆處士初不問也族屬故舊雖甚疏遠必厚遇之或有稱貸不逆其竟何如無弗予者諸子業進士則延致賢師友使相磨礱其事家人產業者亦以勤儉勗之噫孺人之慈孝仁惠如此婦道毋儀可謂無失矣子男五道亨舉進士今爲行人道貞國子生道通道明道腆女

二嫁長洲學生馬八駿周文炳孫男五女三孺
人以弘治十二年五月十六日生嘉靖三十二
年十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五當是時行
人君已領鄉薦卜葬未食權厝祖墓之旁至是
以使事歸省𡨋處士治新阡于制字熟生之原
啓舊殯而窆之焉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也行人君自撰事狀偕諸弟謁余銘余嘗歎內
助之賢不多見今見孺人又因以知處士之德
行於家也序而銘之詞曰
赫赫平宗始別韓封後生名臣陝右宣旬爰再

其傳有女嬋娟作嬪楊君壼懿有聞仁惠孝慈
內外順之世德用光積厚流芳嶷嶷令男使服
兩驂卜食元龜有丘巋巋　綸音方來賁于泉
臺斲石鐫詩我詞匪私

太學生周叔元墓誌銘

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吾友周君叔元
卒其仲兄鄉進士仲陽撰狀踵余門泣告曰吾
季弟不幸死矣知吾弟者子也其為我銘余感
而諾之蓋君卒之前半月與余遇于震澤舟中
聯牀抵膝啜茗劇譚亟夜分乃別當是時君言

語狀貌精神意氣無異平時迺今遽死乎嗚呼此豈人情所能測也按狀君姓周氏諱乾南叔元其字也世爲吳江人曾祖瑄祖昂贈資政大夫右都御史父用以進士起家累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肅適毋施氏封孺人累贈夫人毋姜氏嘉靖八年恭肅爲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以其年八月十七日生君于贛州官舍恭肅有丈夫子四人君其季也生而儀狀魁梧資性警敏稍長知讀書授以經傳輒能背誦通曉年十七補邑學生尋應例

升太學操觚屬文類不作常語今年春卒業南
廱祭酒新昌潘公晟試其文深加奬賞且曰吾
予勉焉蓋望之也君歸愈自砥礪取近時舉子
所爲經義刪其疵類納諸程度夜以繼日不自
知其憊也他如書札音律圖畫壺奕諸技亦皆
究心焉天性孝友毋有疢疾毋發君必侍牀第
視湯藥唯謹衣不解帶率以爲常事諸兄恭慤
特至遇有外侮則爲之極力分解奮不自顧早
歲失怙毋將棄室居之君念毋春秋高不欲煩
其心乃自鳩工繕構甫歲餘堂室門奥咸就條

理人由是愧其才君又好客凡有過從必設菓
核羞醴歡洽竟日與人論事侃侃亹亹反覆不
竭或不當意則抗膺雄辯卒不能屈其說見人
急難輒赴救之或資而助之不亟取償又能仁
於宗族嘗欲立義田闢義塾以贍其不給者而
教其子弟使天假之年其規摹可次第而舉也
有志未就惜哉君自震澤歸一夕坐榻上忽聞
戶外蛩然履聲視之無人心已訝其不祥未幾
復夢有朱衣白馬數人掖之上昇前有青衣擎
燈引導其行如飛既覺語家人曰吾夢云云余

殆將死矣夫命也明白果疾作召醫診之則不可爲矣直視諸子環膝下竟無一語年僅二十有九君配許氏生子男五人曰禎曰祜曰禮曰祉其一未名女一人墓在某原葬之日爲某年月日銘曰

巳孝叔元藝能發身而時未遘仁足壽命而數不延巳孝叔元仁兮藝兮孰爲之先未遘而夭孰使之然巳孝叔元奈何乎天

郡學生朱世程墓誌銘

朱氏裔出宋兵部郎中貫世家睢陽其徙于吳

則自直祕閣子棨始再世爲元征東儒學提舉德潤又一世入　國朝爲中書舍人吉又二世爲雲南按察副使贈南京吏部右侍郎文衣冠簪笏代不乏人至文子希周則以狀元及第累官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文學德望高出士類於是海內皆知有崑山朱氏矣恭靖有弟曰希召爲貴州都指揮使司都事是生景元字醇甫景元生循字世程世程父子慣都事公之志不伸又思揚其伯父之遺烈相繼奮學成有聲庠校間人亦謂朱氏有人而世程

則死矣嗚呼傷哉世程兒時即不好弄七歲就
學則端坐讀書竟日乃罷客至令出背誦輒朗
朗終篇稍長學場屋文無有新意恭靖公見而
器之年十七補郡學生日坐一小樓取近時舉
子所爲經義精擇強記蘊蓄甚富遇試則誦昔
所記附以己意而屬草焉故其文昌大敷腴沛
然成家巡按御史羅山尚公維持試諸生世程
入高等公題其卷曰讀子之文如入華林珠浦
令人眩目奪明矣數以首塲題授之世程如命
以復公益喜曰吾輩當讓一武矣世程好學不

倦尤勤於鈔錄運筆若飛動成卷衮意覺倦則
微吟古詩一二篇或過外氏索觀書畫名品則
自以為適矣醇甫嘗授經吾邑聞其過勤還書
戒之不能禁也卒以此致疾死嗚呼傷哉訃聞
於尚公公嗟悼久之且給錢八緡以助葬焉世
程為人坦夷開朗不事矯飾與人論事婉而有
斷平居雖小物不妄費至義所當用則無少惜
惜親友有急或轉貸以應之不使之知也其生
嘉靖十二年五月十日以三十六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卒年僅二十有五明年某月日葬于陽

抱山之原毋王氏妻文氏前翰林待詔徵明孫
女生子一人名丙龍銘曰
君之學如玉斯琢光瑩潤以澤君之才如峽始
開流灝灑以來君之志如火方熾燄灼爍以遂
莫或熣之乃從撲之命也奈何其傷孔多作銘
憐才千載不磨

河南新鄉縣知縣致仕陳君妻顧孺人墓
誌銘

孺人姓顧氏世爲吳江人曾大父玉大父昇皆
不仕父元以貲爲承事郎毋徐氏余姑也承事

公無子生孺人三歲背棄余姑撫之艱苦萬狀比長館令新鄉知縣致仕陳君鴻于家從今俗也陳氏先世嘗業儒未有顯者孺人念之蚤夜勉陳君以學於是陳君以縣學生領嘉靖戊子應天鄉薦巳復教其子而其子忠言又以庚子登薦書蓋至是而陳氏之宗始大孺人之力也孺人性孝謹居常以不克事舅姑爲念因請於毋迎而養之滫瀡斂葬各盡其禮陳君仲兄鳳有二女力不能嫁孺人引置膝下爲之擇壻且厚其資而嫁之性好佛法樂施舍故飯囚揩死

修塗葺梁凡種福田事日不暇給蓋其崇尚如
此陳君試禮部連不得志乃拜新鄉之　命新
鄉衝繁凋敝劬勩弗堪孺人作書勸之曰人生
貴適志安用勞苦爲也陳君感其言幡然乞歸
檄至吾郡郡守林公懋舉爲題遂高以扁其堂
云孺人生于弘治十四年二月八日以嘉靖三
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子男二
長即忠言娶鄒氏次嘉言太學生先卒娶水丘
氏女一適沈化縣學生孫男一紹芳聘沈氏女
五長適沈倬次字吳宗周又次字顧大謨又次

未字又次字沈令範初孺人以毋子相依鬱鬱寢疾者三十年湯藥無虛日乃亦踰下壽而歿雖不稱厥德然在孺人則已過望矣忠言稟父命相地于某字圩卜以某年月日奉柩以葬先期自撰事狀乞余銘余惟顧氏中絕復無旁支余姑歿則孺人視余家爲毋家情意懇至往歲丙午余舉于鄉孺人方病在牀賛報至瞿然起坐曰吾弟中邪侍者曰吾家業有兩舉人矣何喜之甚也孺人曰吾亦欲吾毋家好耳追惟昔言恩若弗足余忍銘又惡忍辭也乃拔淚而爲

之銘銘曰

吁嗟孺人顧氏之子以女承祧共彼桑梓吁嗟孺人陳氏之婦以室爲家迎奉恐後繄夫若子荐歷顯融匪有相者就亢其宗陳宗旣亢顧祀亦延庶幾奕世以慰九泉彼不生男猶幸生女孰云緩急而不足恃相彼高原毋子相望我繹其思作銘以藏

故處士張克濟墓誌銘

黃帝青陽之裔出自弓正曰張氏實爲海内著姓而居吳中者最多然皆各分族屬譜不相通

則其勢然也其在吳江　國初有諱瑛者以歲
貢起家仕至左僉都御史瑛生士能士能生芳
芳生昂昂生珮珮生君自士能至珮並以詩禮
纘厥緒而不顯於時君少治詩卽有紹恢先業
之志年二十餘選爲弟子員一時俊乂多見許
予如按察副使陸公金僉事中公忠相與講𦡀
尤善且久其後二公皆次第舉進士君獨落落
不合於有司慫至擯棄然君安焉曰是吾命也
君有二弟仲曰准季曰慶恩准夫婦相繼早世
君治葬事從厚收其女撫而嫁之後慶恩又歿

其妻龐氏守志君復委曲賙之以成其節平生以氣槩自負雖處困極未嘗妄求於人人有餽遺多謝卻不受嘗館于陸氏有商持珠來售偶遺一囊去去二日復來求珠君取囊還之商大喜過望願留其半爲謝君咈然曰使我爲常人不利女全囊顧利半囊邪其好義類如此君諱漢字克濟以弘治二年五月一日生卒于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初娶方氏生一男四女男曰星縣學生壻曰李孚省祭官曰沈應魁曰沈敷言太學生曰李有基縣學

生繼娶姚氏生一男二女男曰呈出繼慶恩嗣壻曰陳玉道縣學生曰沈兆元孫男三道光道充道元女二星卜某年月日葬君于邑城西原無字圩祖塋之側先期買石自撰事狀來徵余銘余惟先人與君父爲莫逆友君視余先人則父之執也先人晚歲生余故星又與余同游學宫邀厥契誼三世於茲則斯石也非余其誰銘

銘曰

緫憲之先世系莫詳彼不通譜竝氏青陽上能而下以至於珮詩禮相仍厥緒罔墜桓桓張君

志節有聞命也限之咎曷在文撫嫠育孤維孝若友雖值困窮敢弓不尚桓桓張君志節有聞靡究厥施留畀後人先墓之傷君往卽宅懿德在銘子孫是則

處士周敬之夫妻合葬墓誌銘

太湖之中爲山七處數十而東西洞庭最稱鉅麗其旁一支迤邐而北走者曰寒山山中之人多業商賈能以籌算拓其家而其表表者則又以儒術文之若周君則其一也君既沒其子介卜以嘉靖某年月日葬君于山頭嶺苦竹瀼之

新阡并奉君之元配葉孺人而合窆焉先事持其里人上高訓導葉子欽所為事狀詣余泣且拜曰知我父者莫若葉先生而知余者則莫先生若也幸錫之銘按狀君諱穆字敬之蘇之吳縣人也少孤受館于里中葉國賓氏是時國賓無子有愛女故擇君而配焉國賓為人爽闓沈毅負幹局賈于山東之臨清州攜君以行君幼有器識長益諳練用能當其意居十四年國賓謝歸悉以其業付君時則國賓有二子矣君既承業悉心辦治外操贏縮內持門戶有餘則與

其二子共焉又十四年而歸尚同爨食庭無閒言視二子不啻昆弟而二子視君亦若伯兄然不知其家之有二姓也君既葬國賔夫妻已又葬其父孺人皆相之嘗曰吾父母晚而得子葉以子視我矣敢不盡子道乎又曰我周氏婦也不可以若是懟故喪具並從厚云初君之賈于臨清也以信義待諸商而諸商亦倚任之價既定則相與約曰某日償某金某日償某金卒如期予之雖豪飲至醉不爽約也其有先期預索者君亦不聽以是人得其一諾重于金云李大

用者河西務人也負君貲千餘償不及數則雜出黃白金酒器若干以足之君一見惻然曰僕與足下往還有年矣豈可忘義而唯利之圖邪姑留以傳子孫吾去矣後君之子游河西李邀至其家設酒殽相歡洽陳前所留器酌而拜曰此尊公之遺也定州韓伯堅誤以百金來償君還之韓不肯固辭乃收去市中有事或糾紛難解者必就君決君爲處分咸中肯綮君雖未嘗讀書而雅好文學士臨清縉紳若秦給事中祜王御史道林郎中瓊數野服邀君懽飲竟日而

吾鄉士夫道臨清者未嘗不就君而問也若大學士顧文康公鼎臣編修王公同祖其最友善且著云君性友愛嘗痛其兄美之蚤逝而撫其遺孤若已出至於待戚屬處鄉黨莫不煦煦有恩里中少年有侮君者君不與校而少年竟不容於鄉評尋自愧屈至比之王彥方云君曾祖子富祖宗政父隆母葉氏生于弘治元年九月二十日以嘉靖二十五年正月六日卒享年六十有九孺人曾祖某祖貴父郎國賓諱良輔母施氏生弘治弘五年七月十七日以嘉靖十八

年閏七月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一子男二郎
介娶張氏女三壻葉素葉希曾並出孺人繼孺
人者吳氏也無出孫男四可學可適可立可權
女二壻顧彬孫有堅會孫男女各三銘曰
維人之生治業殊絕考厥行義人品斯別或儒
而文或賈而利利以階富貴以文致嗟爾富貴
寔因凡庸乃唯高行斯號豪雄允矣周君棄儒
治賈業同今人厥行則古誤于弗取求通弗深
平估刻期一諾千金君之孝友罔間內外父母
舅姑咸各有賴舅有二子誼篤同胞世多鬩牆

甚乃聰臯君業雖賈君行則儒何必讀書而後
一其趨君有元配寔維同德為子為婦亡曠乃
職先君而亡穴則同藏夜臺不閟雙璧騰光若
竹之溧有墳翼翼按狀勒銘垂示無極

故河南都指揮使司經歷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嘉績字惟懋蘇之吳江人也曾大
父麓大父奎贈刑科給事中父漢戶科左給事
中母徐氏贈孺人君幼時與諸兄同就外傅旣
長同游邑庠顧性豪宕不能齪齪守繩墨為時
文乃援例入國學而棄去舉子業給事公任之

不問也初君出贅周氏周氏雄於貲而最愛君君雅好客客至必設酒殽相驩樂日以爲常以故方二百內技能之士多來歸君給事公聞之不禁也給事公解官居故里垂二十年好遊佳山水毎出遊君必致客數人彈碁吹竹謳歌笑詼以娛公公心則喜雖諸兄謹飭者亦自以爲弗及也厥後給事公沒伯兄仲兄相繼謝世則君貧當仕矣乃謁選久之拜河南都指揮使司經歷非其好也旣上巡撫都御史德清蔡公汝楠獨識君於諸小吏中謂疏豁可任事已又諭

知爲給事公子益重之欲今署纂君辭焉乃止
君既不樂居其官日夜思東歸蔡公亦察其意
乃假君公務以歸歸則辭家五年曩時交游既
多物故而存者又往往散之四方君殊落莫不
自得及客聞君歸稍稍復集而君病不起矣嘉
靖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也距生之年爲正
德十年十一月八日年僅四十有九配周氏生
子男二人倛象道女三人郭應詔卜曰驛周仕
其壻也孫男五人瓚琯璨餘未名孫女五人君
軀幹豐偉器度闊略能周人之急宗黨姻友賴

以存濟者頗衆嘗客京師時士有徒手南來者求助於鄉人鄉人助各有差君獨以白金一鋌予之他如券貸不能償者君始終與之交弗絕也君館於周居爛溪之上會海寇至焚其廬乃更卜築城中及歸自河南城中廬又焚君皆不以爲意夫以君之雅量若此宜享上壽而竟止於斯也嗚呼哀哉僎等卜以嘉靖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葬君于邑東北裏字圍之新阡持其從兄鄉進士道立所撰行狀謁余銘余素知君不獲辭乃按狀而銘之銘曰

維沈之先爲吳舊姓給事徽庸宦業始盛厥後
生君跌宕不羣好義輕財視若浮雲初從諸生
尋升太學晚得一官出泰戎幕偃僂奔趍君意
曷怡旋返故鄉未究其施其施弗究乃復不祿
是孰爲之命也弗淑鬱鬱新封流慶亡窮礱石
鑱詞殉彼幽宮

故贈奉直大夫定州知州潘公夫妻合葬

墓誌銘有序

南京刑部郎中潘君志伊將奉其母太宜人柩
合葬封君之兆乃具事狀介其同年友工部主

事錢君寵伯來乞銘且曰先大夫葬二十餘年
而未克誌嗚呼吾罪人也敢祈以累子余辭不
獲乃按狀誌而銘之誌曰
封君諱雲字用望姓潘氏世家吳江平望鎮之
水東鄉人稱爲水東居士曾大父景庸大父珪
父完代稱謹愿先生三子封君其季也母劉氏
封君性卓犖學舉子業尋以家務廢弃而博通
子史百氏之書喜爲詩尤工近體中歲遘疾因
治醫以其術濟人屢著奇效蓋其多能如此配
太宜人費氏父璋母馬氏擇壻得封君卽授館

焉凡厥佐理皆當其意其葬婦翁也悉心經紀不以勞其幼子其喪考妣也躬親辦治不以煩二兄其還所受田廬於外家而子然以歸也不與伯仲言析產事其未有子也教其從子登游邑庠而不幸蚤世宜人又以從姪孫女爲己女撫而嫁之其後得郎中君也訓誨課督至屏擩捐舊好以示義方尤人所難凡此皆封君之德善行誼而宜人贊助之力居多云郎中君成進士初知定州再膺薦剡隆慶二年以建　儲恩贈封父母如制人以爲榮然念封君不逮養則

又欲歔泣下者久之及遷南曹以道近請迎養宜人不肯行乃止起官二年而宜人卒嗚呼哀哉封君生成化二十一年十月四日卒嘉靖二十九年閏六月十日葬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六宜人生弘治二年正月九日卒隆慶五年二月四日葬萬曆元年正月四日享年八十有三墓在里中羌字圍子男二長即志伊娶陸氏側室凌氏出次志皐娶呂氏繼於氏側室徐氏出女四長適伉守德即宜人所育從姪孫女也次適呂孝又次適俞應憲又次適

沈國禎其適呂沈者凌出適俞脈者徐出孫男二
女四余嘗聞平望多隱君子其在　本朝最著
者莫如曹孚顯若氏封君豈聞其風而興起者
與至若宜人之賢則未知顯若有亡何如也是
宜銘銘曰
貪夫狥利孰爲教誼妬婦脩容孰爲亢宗羔羊
小星世不常逢翩翩鳳凰言集于松松陵之南
水流淙淙是曰平望厥原鬱穠後先廿載異埒
同封代有顯人靈秀所鍾匪靈之鍾維德之莫
我銘玄堂永昭士鑊

廣東感恩縣令石君元配鍾孺人墓誌銘

有序

福建武平石君美中字宜文爲我吳江訓導之四年元配鍾孺人以疾歿于黌舍無何君得邸報遷廣東感恩知縣時其子維城由恩貢應舉順天聞訃來奔相與扶櫬南還相地歷吉以葬乃述事狀謁予銘予素不屬浮詞以誄墓中人而閩去吾吳逾三千里不能詳其家世德善萬一近誣彼此交喪用是固辭而石君父子請不置旣而伏思之君仕吾邑久嘗道其內助之賢

予耳熟焉弗待今日事狀而始有聞則其弗誣也審矣迺按狀爲誌而系以銘誌曰

孺人姓鍾氏胄出微子世家汀州之武平在唐有贈銀青光祿大夫者蓋武平之始祖也至宋嘉定間裔孫自強登蔣重珍榜進士入我　朝稱詩禮名家大父周賢以貲授從仕郎父士表仕終廣東連州守母劉氏孺人生有淑姿動協內則連州公愛之而難其配石君方垂髫已嶄然露頭角公一見之歎曰擇壻得如石郎足矣語闔遂締昏焉嘉靖辛丑孺人年十七歸石君

勤劬贊佐夙夜弗怠丙午姑張遘暴疾石君方
赴試會城距家三百里而遙音驛不通孺人事
醫禱親湯藥比卒哀毀倍常含歛如禮石君歸
號慟幾絕方以弗獲躬視爲恨及聞孺人所處
詳愼而後慰於懷石氏故廬在目郡鄉不便游
學石君乃徙入城辛酉廣寇竊發流入縣境故
廬灰燼殆盡會石君父卒昆弟四人並罹兵燹
莫能治喪孺人相夫襄事悉出嫁時貲幣助焉
郡守仁和陳公洪範選允學生徒肄業崇正書
院石君名在第一巡按御史臨川曾公佩行部

移文校藝而石君忽疾作太守懇留之疾轉劇
扶歸故廬孺人自邑城趨侍口不食飲目不交
睫者五日焚香告天願以身代疾止而後復故
維城稍長出就外傅夜歸篝燈使讀所授書已
則組績以臨之及爲諸生作時義毋問石君兒
子如何善則沾沾喜否則頻顣不食無姑息態
維城懼退而力學遂有聲庠校閒初維城隨父
讀書外家一夕忽眩暈幾殆亟呼家人起救中
夜延醫砭治而甦孺人聞之驚曰噫茲孤注也
夫爲置側室張氏王氏顧皆產女然孺人視之

不啻由己出也他如御下以仁睦族以惠處姊
姒以和往往有合古道卽詩人所賦樛木小星
采蘩雞鳴之風亦不多讓云孺人生嘉靖四年
十二月三日卒萬曆四年九月六日享年五十
有二子男一卽維城娶賴氏女二張出者字脩
懋烈王出者字林某孫男三鈇鏘鈁葬以萬曆
某年月日墓在某原銘曰
孰不爲婦仰事莫副生養死藏任重弗負孰不
爲妻心靡身齊鰥夫鄭代精誠弗攜孰不爲母
溺愛多有親而能尊是謂善誘嗟嗟孺人閱歷

艱辛暮齒多祉而壽弗臻夭既漸磐孑方席珍
食報於後胡必在身嫵嫵高原千秋萬春玄堂
有石內則曷湮

蕭世高墓誌銘

君諱隆字世高姓蕭氏蘇之吳江人大父仲榮
父顯母馬氏顯有三子孟曰昌仲曰盛其季則
君也成童時即失厥怙持喪禦侮衆務紛紜坐
是廢學乃率家僮事田漁先業頗拓時稅長役
重里人有藐其孤弱而假是陵轢之者二兄咸
有難色君曰嗟乎役一也然有傾家者有克家

者顧其人何如耳夫收不公則叢怨且沮樂輸之心費不經則用匱必有侵匿之弊世人破家大率繇此吾知所以處之矣乃直前任之凡有出納一以前言爲準故自垂髫以至古稀任是役者六十年卒無微譴而業愈盛隆慶己巳歲侵出粟振饑多所捄濟郡守蔡公國熙扁其門曰尚義先是官廩燬于兵燹縣令吳公一本欲新之謂非蕭某不可君遂承命改爲子實刻碑紀其事勝墩木梁久而腐壞又檄君治之君易以石涉者頌焉厥後學宮就圮又委營葺君戴

星往來忘其年之邁也竟以勞勤致疾不起隆慶六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七嗚呼傷哉君天性孝友操履端方二兄蚤世獨事毋敬養令亡間言嘗闢義塾延里儒周某以教鄉人子弟且曰孝弟本也文藝末也世俗但取青紫豈聖賢立教之本意耶故其子孫猶樸儉約不事修飾君之教也及疾革戒其子湘等毋惰農業毋責舊負毋侈喪禮湘等益尊奉云元配沈氏繼浦氏子男三長即湘娶史氏次泮娶馬氏次澣娶周氏女二壻費濂陸人龍孫男五鳳來娶

史氏鳳儀娶倪氏早卒鳳翔娶龔氏鳳引鳳朝湘無子立泮之長子鳳來爲後俗所謂以適長繼長者也女三壻張世治鄒雲虬其一未字湘卜萬曆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君于里中東南尾字圩之原先期奉友人嚴懋功狀來乞銘予壯時獲交於君知君良深雖微懋功狀猶當銘之况其所述並實錄可據乎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南湖之陰簡村在焉茬葦蓊鬱洲渚回淀蕭君上世自南來遷俗唯捕樸業以漁田迺勤迺儉

奕葉相傳君尤善繼弗侈弗愒既克往役亦復好義行不病涉饑不殆斃官旌其賢人懷其惠孰云布衣而罔攸濟始有名言終有戒誓子孫保之久而勿替我銘匪私永奠幽窆

故南京光祿寺良醖署署正吳公墓誌銘

萬曆元年歲在癸酉八月二日嵞陽吳公卒于家其子承光方應舉留都聞訃東奔大恨不及含斂號慟幾絕者數四哭無時久之擇地于邑東南某鄉大樂字園將以萬曆某年月日奉柩以葬先期自狀行實來徵銘往余從諸生辱賓

家塾於承光有一日之長知公最深不敢終辭
遂諾而銘之按狀公諱邦寀字子宙別號葵陽
姓吳氏當周武王時姬姓之國有吳伯者公其
胄也世世為蘇之吳江人曾祖孝子璋封承德郎
刑部主事贈中大夫太僕寺卿祖洪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考山資
善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進階資政大夫
適妣毛氏贈淑人加贈夫人繼適妣劉氏封淑
人贈夫人生妣張氏資政公有五丈夫子公其
仲也幼即穎敏長益嚮學資政公愛之學成初

試校臺御史湖廣劉公虞得其文驚歎拔寘優
列令應鄉舉嗣是來督學者試必獎賞尋補廩
員一時才名負出流輩公顧折節讀書下士人
愈多之已而三試不第嘉靖十九年資政公丞
應天典試事子弟當避嫌乃命引例入北雍祭
酒揚州崔公桐海內儒宗門下士鮮當意者獨
器重公又六試不第公凡就試南北者九已舉
復落者再則年資當選而公亦五十餘矣乃歎
曰吾志豈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坎壈
至此命也且有老母得一官以慰其心可耳遂

謁選嘉靖三十八年拜鴻臚寺司儀署署丞公修髯美姿諳練儀度大小臣工就而問禮公隨其人告之罔或愆忒毎　朝立堂官後端凝整肅儼然爲　軒陛增重退而究五禮習披宣駿駿乎隨堂丞卿之望方得滿考進登仕郎而遭生母憂歸矣隆慶四年服闋補本寺司賓署署丞尋擢南京光祿寺良醞署署正公謂是職也奉　先共　御之具皆於是乎取之不可不慎會嘗釀乃監酒工辯五酒四飲五齊六物貯而進之皆中法式公暇則與僚友交游挈榼登臨

氏　皇祖締造之閎業六代興廢之遺蹤莫不
探討興至輒引滿浮白頹然自放曠如也居五
月而當隆慶五年倦遊思歸上疏乞致仕報
可歸甫兩期而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九初娶王氏
繼沈氏並邑人子男二長卽承光太學生娶嘉
善沈氏都事棐女沈出次承旻娶同邑陶氏側
室龐出孫男四廷坊娶同邑周氏故吏部尚書
恭肅公用之孫廷陞聘長洲劉氏廷堅聘平湖
孫氏南京刑部尚書植之孫廷望未聘女四長
適同邑學生周祖次適烏程鄉進士沈元壯次

字同邑顧祖範一未字公本貴介公子絕無紈
絝習善談論工書法隨侍資政公宦遊最久章
疏啓牘屢屬立草毋張多病奉養備至待伯兄
諸弟自髫年以迄白首怡怡如也表弟張某貧
甚公館之且撫其女選士人殷某而嫁之邑有
富室見誣於僕公知其寃從容言於資政公轉
白御史臺事竟得理其後富室聞之懷百金報
謝公卻不受其懿行多類此若其大節則在孝
以終身云初資政公之在刑部也以讞權貴獄
忤　世廟旨奪官南歸卒于途棺斂之具悉出

公手間關千里扶就正寢人謂公以羈旅儒生克襄大事既葬日夜與其昆弟思訟父冤而未有路會　穆宗御極昭雪羣枉公具疏陳情因得復職由是進階贈官　諭祭　賜葬異數荐臻人謂公以卑職末僚聳動　天聽嗚呼爲子如此可謂始終孝道於祖有光矣非公余誰銘

銘曰

虞仲居吳以國氏中葉哲人推季子松陵有族延州徙　皇朝全孝追芳軌嗟嗟光祿壯志未酬思慰毋心小官弗羞公事厥考没有餘休卓

哉大節祖德是伻古稱孝道施無朝夕爰卜幽
堂永瘞芳魄一世之藏百世之澤我刻斯銘垂
諸無斁

故杭郡學生龍石查君墓誌銘

古之君子愛其親於卒也必求銘于故知以謂
匪是則求人者欺求於人者誣欺者罔親誣者
謏人君子弗爲也雖然銘按狀而作者也狀得
其人則事皆實錄非其人則欺而誣故銘之重
不若狀之尤重也海寧查君志治等將葬其父
衰絰苴菅奉其毋族鄉進士許君狀介乎友徐

行健來乞銘予以未識固辭治曰治等闕君不輕銘人是以來謁至若狀先人者則君省中前輩雲郵公子也君知其父當信其子夫夫豈欺人者邪敢固以請予聞之竦然遂許以銘按狀君諱秉鈞字和甫姓查氏浙之海寧人也家茲龍山故自稱龍石子云查之先有仁齋翁諱某者自休寧徙嘉禾再徙海寧之袁花里定居焉曾祖實祖益以仲子都御史約貴封南京刑部主事加封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僉事考綖是爲東川公適母黃氏生母陳氏君生岐嶷俶黨卓

有大志比就學師授之書讀不數過輒成誦稍
長治朱氏詩節書屬舉子文蓋年十四而補杭
郡博士弟子憫其家新造下帷發憤又能以餘
力治生視父所遺什益四五而學不廢名日以
起督學憲副武進薛公應旂石埭畢公鏘華亭
范公惟一相繼校士咸置高等當廩于官竟以
無乏可承而止僅補增廣生舊縣尹今御史江
西舒公鰲見君文大加奬賞每持以誇詡於人
顧五應省試不第人猶以顯融望君而君遘疾
亡矣嗚呼悲哉初東川公無子業已立都憲公

仲子評事秉鉞爲嗣越十年而生君析產後東
川公尋歿於是乃有軒輊君獨與二母居二母
憐其虀孤而業薄也相與拮据別爲營構以處
之君無幾微見於顏面二母意稍不平君從容
解之曰兒當圖其大者爾及適母卒不幸細人
構其間君但詣官自明亡一語侵其兄人稱長
者以故兩門子姓驩好如初君性孝敬勤儉沈
機雄斷未嘗恃門第籍權勢以驕人父母終喪
葬以禮事適母厚於所生嫁二女弟必欲加腆
至其自奉則食不重肉衣不襲綺獨於親黨無

依者宰盧衣食棺槥之需多所周贍無色恡其好義類如此生嘉靖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年四十九萬曆四年九月十四日卒君娶許氏郎狀君者之兄子也子男八志治娶桐鄉徐氏志洽郡學生娶張氏志會娶沈氏出爲諸父秉節後志瀚娶海鹽黃氏志洵娶王氏志浹志浚志汴俱幼女四長適太學生孫紹德御史喬之子次字董傳夔又次字虞嘉謨其一尚幼治瀚浹及長女並適出洽會浚及仲女側室王出洵汴及二女側室沈出孫男五允相允楨允棟允桂允

材諸子執喪踰期得五年之十二月十五日葬

君龍山西原銘曰

學擅時名蔚然　盛世之經生才優幹理卓乎

克家之肖子徽庸可期胡不少竢誦蕘風兮繩

繩果後昆兮嗣興引一綫兮蕃衍洵食報兮足

憑龍岡有阡百世不崩

明故封太宜人王母仲氏墓誌銘

封太宜人仲氏是爲封承德郎刑部福建清吏

司主事贈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公諱

鸞之妻而江西布政使司右參議錫命之母也

宜人考諱雲姚朱氏世家吳淞聞溪里中後徙
浙西秀水故今爲秀水人封君之居與同里閈
厥父欲爲擇配聞仲有女温惠端靜循內則習
女紅遂使委禽焉比歸舅膺末疾尋至不起時
封君方食貧復罹家難往來吳越間以貿遷爲
業每一出輙閱月而返甚者伏臘猶稽旅次宜
人上奉寡姑下鞠幼嗣茹辛衘恤訖無怨咨參
議君既長就傅暮歸篝鐙緯絡課其誦讀往往
夜分而後即安雖登第後紉綴饎爨猶不廢也
嘗謂參議君曰昔吾與女父拮据將茶僅足衣

食今幸通籍金閨祿養不乏女毋厭貧毋尸祿
毋詭隨毋激亢吾志乃慊爾叅議君受命唯謹
故今清慎如未第時所謂非此母不能有此子
誠哉語也宜人平居無謔語頩色旁接姻族下
御子姓僮婢未嘗不以和恕先之故屬纊之日
雖鄰嫗亦雪涕云隆慶四年叅議君爲福建僉
事丁外艱服除不欲出宜人弗可萬曆二年起
補河南間道迎養居三年遷今官未上以宜人
老且多病途中再疏乞終養明年三月承　俞
旨遂奉宜人南還甫歲餘寢疾以沒萬曆六年

九月九日也距生之年為正德改元四月二十
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子男一 即錫命娶錢氏累
封宜人女一適郁關孫男二先煥庠生聘江西
布政使張君大忠女天娶海寧指揮使馬君繼
武女舜華聘吏部主事屠君謙女女三長適盛
紹先次適周必進次未字參議君卜食萬曆七
年三月十六日奉柩葬里中成字圍之原合封
君兆先期自狀行實來徵銘辭弗獲乃按狀為
誌而銘之銘曰
婦道在隨順而莫相隨之誤也毋儀在慈愛而

弗勞慈之蠱也唯宜人之攸爲二德靡虧我求于令女之度也壯茹荼而老含飴時之遇也祿養委蛇世所慕也榮壽以爲綴天所畀也下從夫君而瘞之千百歲之固也我刻斯銘以殉之曰哲人佳配之墓也

墓表

處士嚴子春夫妻合葬墓表

處士嚴君之卒也嘉靖末年其子國衡卜葬有日求銘于南京兵部侍郎光州喻公公嘗令吾邑君屢承重役弗懈益虔由是見重而許之銘

文既脱藁顧以故阻不克葬而喻公尋卒于位
至是改卜萬曆七年二月三日啓君暨元配王
孺人柩葬于所居西南一里北退字圍之原乃
奉喻公所撰誌銘請表其墓蓋公卒後乃葬日
月不倫又以銘藏于幽欲得表樹于道也余雅
受公知文可傳信其又奚辭按誌君諱仁字子
春別號古灣姓嚴氏蘇之吳江人其初莫知所
從徙勝國時有通一府君者家于邑東二十里
其地因名嚴扇君九世祖也祖諱鼎考諱篕妣
梅氏君家舊業素饒私政日繁公役遂重父勸

而託諸君君身任之克當其意入奉父母出事令長內外咸宜先緒愈拓父歿喪葬准禮比疾革猶以不獲終養毋氏爲憾待二弟有恩不以官累及之亦不以私務自愛其力故沒君之身怡怡焉里中歲歉君出奇贏貸之或不能庚輒毀券不言家世業農至君始學禮好文故葬父而儀部楊公君謙給事中陸公子餘爲撰誌表二公皆海內文士而陸尤狷介少許可非君篤好弗能致也他如待詔文公徵仲太學陳君復父文學顧君中父高士黃君志淳吳君玄仲皆

負才名樂與交往陳湖之涯葺茅穿水營軒沚以遲客共適其間飄飄如仙宿云子姓蕃衍爲延師友俾習儒業蓋自是而嚴氏彬彬多文士矣凡此諸務皆元配王孺人佐之王同邑人祖某父塤母徐氏性恵慧恭儉待君大父母父母側愉色婉容人稱萊婦尤善貳室訖三十年亡反目乃不求年先君而歿惜哉君享年五十有五以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卒孺人年才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卒繼孺人者馮氏也子男三長節國衡太學生王

出娶太學生沈君元德女國昌布政使司候缺
經歷馬出娶邑學生申君孝女女五吳應球顧
曾提趙重威許可傳吳惠其壻也孫男三大禮
聘布政使司都事徐君汝欽女大中大成女三
長字楊某次字沈某又次尚幼余讀漢書觿行
之士往往稱力田而不及承役豈漢代近古征
役未繁之故與後世不然民率規避避者偷安
承者輒敗以是效尤者多嗚呼爲郡邑者艮艱
矣有如君者能不致喻公之重哉公誌君至比
之黃安夫安役而仙去事涉繆悠而公歎賞遺

蹟且云視君彌信則君夫婦之弟享上壽殆亦

所謂仙去者邪

湖上集卷十二

湖上集卷之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行狀

先考訓科府君行狀

先君諱朝字政卿姓徐氏蘇之吳江人也徐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與秦同宗實嬴姓其後分封別爲徐氏漢以來代有聞人勝國時有諱某者仕知龍慶州（即今隆慶州穆宗朝以避年號改爲延慶州）實家邑之南麻村其所從徙則漫不可考矣數傳爲文亮府君諱某始徙邑城之中河里文亮生孟昇府

君諱達皆不仕孟昇生原德府君諱綱始以貲爲廸功郎原德配王孺人生三子先君其仲也自飲乳時即奉祖命出後叔父原禮府君諱縉於是禰其叔而伯其父蓋從禮制云先君自幼穎異淳篤不逐凡兒嬉戲長治朱氏詩慨然有風雲之志顧以疾廢改而從醫原禮府君爲福建沙縣主簿先君隨侍官邸從其邑之名醫羅某游盡其術以歸已又取素難脉經及諸家方論讀而思之業既通舉爲額內生久之訓科缺郡縣復舉先君領牒北上既拜闕毋喪奔還守

制故事土官不持服先君曰孰非人子乎故事何足法也竟移文終制服闋起涖事診治病囚及委他務咸克辦理正德五年饑大疫縣令南平蕭公韶捐俸市藥以施貧民屬其事於先君遠近就醫先君躬自診視又簡名醫治之賴以起者甚衆嘗署驛篆上官使客道邑中者先君承奉唯謹而舉止雍容無失且進退之態見者咸加禮焉有郡倅行部好陵其屬吏見先君顧獨霽威問曰若非驛丞邪先君以實對曰果然吾固知非驛丞也囚徒來配者多瘐死禁中積

數人乃以一文關白視人命不啻犬羊然莫之恤也先君憐其罪不當死出之禁中戒驛卒守之使乞於市所活凡若干人一時縉紳前此所未有也中歳得痔疾乞致仕值巡按御史尚嚴刻意先君欲偷安也檄府詰之時永康徐公讚爲守不肯平署曰官怕願做耳不願可復事束縛邪無何守以遷去署篆者上之先君竟坐免官聞者無問識不識僉以爲冤　主上龍飛覃布　恩詔於是先君復故秩而致其仕聞者無問識不識又相與拊掌曰有天有天先君於

醫最精而不大行於時有求治者應之又不責
報以故生事僅支伏臘屏居數楹日坐一室橫
經課子暇則與鄉里父老談笑往來優游卒歲
不知人世之有毀譽榮辱也有司舉鄉飲屢速
先君師儒撰其德行曰秉心淵塞養性恬和利
澤會於及人義方徵於成子人以爲知言先君
聞之辭避不敢當故所舉僅一再出餘弗應也
嘉靖二十五年師曾舉于鄉明年連舉于禮部
以疾請歸方圖祿養甫歲餘而先君遘疾告終
矣寸草未盡五內崩裂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先

君為人誠直忠慤不立城府口無過辭身無過動繩趨尺步矩折規周見人善諄諄稱之不善不道也原禮府君後有子當析産先君毋以讓之而自取不及什二三父母卒服喪過哀葬祭盡禮忌日必流涕朝夕為會等談先世事或哽咽廢食老而弗替其至性孝友如此云先君生成化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卒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元配王孺人舉子弗育側室孫氏凌氏凌氏早卒生男二長卽師會次師程女一適顧昇孫男一詢墓在邑西

北栅胥村鱗字圩卜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柩窆焉痛惟先君以醫進身而中遭詿誤以儒教子而竟不享成雖睹其進而志則可悲矣潛德幽行在人耳目曾雖不肖安忍忽而不記也用是含哀茹痛擔撫如右伏惟執事垂憐而錫之銘以示後人以信萬世先君幸甚曾等幸甚

大明故湖廣按察司副使沈公行狀

公諱啓字子由姓沈氏其先河南人隨宋南蹕居蘇之長洲有諱思孟者來贅吳江王氏遂爲

吳江人曾祖端祖本父經醫學訓科以公貴贈
承德郎南京工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在娠
七月吳安人夢牛觸懷短角而有鱗覺而生公
四歲時好弄梓片零塼架屋爲嬉戲輒前後貫
通工部公見而奇之曰此異日肯構兒也十四
五從吳邑二瀘先生游並見器重十九入邑庠
二十而孤屢任劇役備嘗艱苦又先業爲勢家
所奪公與構訟繫獄兩月猶日課經義二篇故
業不廢而學愈充每督學御史臨試輒寘優列
正德十四年舉應天鄉試嘉靖十七年始成進

士明年乞就南選拜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時
肅皇帝幸承天當造龍舟以俟然未知水陸所出
弗豫則失事徒費則擾民尚書周公某難之謂
屬吏曰此役非沈主事不能辦也趣公至公請
具百需于龍江關而遣人覘實始輿工後 駕
竟從陸得不妄費周公大喜曰吾固知非沈主
事不能辦也 中都內臣請修 皇陵事下南
工部尚書宋公某委公偕錦衣指揮朱公某勘
議是時文武官會議武官欲序秩而文官多執
先文後武之說往往爭道不相能公曰先私而

後公非人臣自靖之義也於是序秩朱公說公因從容言曰此役也公聞舊制乎 太祖遺旨皇陵毋得動寸土違者以奸論署前斬今日往議當如何朱公拱手曰唯命既至諸內臣計度甚鉅費且百萬計公具以 遺旨對且曰即如太監議是動土也朱公應聲曰 太祖有旨誰敢故違內臣曰沈大人何以覆 奏對曰惟可修牆垣耳由是費不及千兩朱公稱善自是有疑事必詢公常稱為先生而不官考績北上宋公親送之郊曰屬官無此故事吾為 國禮賢爾公

有志經濟在南都三年凡官軍俸糧以及解額積兌之數靡不周知一日吏部侍郎張公某問戶部郎以糧數戶部郎謝不知問兵部郎軍數兵部郎謝不知又問戶科官積兌之數戶科官又謝不知工科高給事中某從旁言曰此惟工部沈主事能知之耳張公見訪盡得其數歎息而去嘉靖二十一年考最調刑部四川司主事尋陞本部河南司員外郎轉浙江司郎中公謹持三尺而不尚苛刻尚書聞公淵雅重之有六人共盜其一人實為謀主而不分贓意在姦也

且又自首先是問官免首者而五人皆論死不
服則以付公廉得其姦狀竟坐首者餘五人
得減死公在部承　詔獄三十餘事　上意叵
測人爲公危公一斷以法竝蒙　俞允其違迕
權貴亦多賴開公調護云嘉靖二十四年擢紹
興知府紹興轄縣八而會稽新昌蕭山三縣田
賦不均糧役偏累公平其額而今長里者收之
計歲番休其始巨室訩訩後乃稱便焉郡境瀕
海其人或通番或盜劫時有許棟者嘯聚雙嶼
港兼冒二法衆至五六萬鄉搢紳欲挾其勢開

市舶以規利因草疏授公曰廟謨巳定須公
轉奏耳公疑不可會公以他事入會城遇其
同年給事中劉公洵問訊北來事因出前疏草
示之劉公驚沮與公意合事遂寢縉紳大恚許
棟之黨王直者尤號狡猾納交士大夫一時藩
臬諸公間有被其汙衊者獨公與巡視都御史
朱公紈不得問直歎曰蘇州人何難與若是邪
止官吞海寇事公初建四議再建八議以復其
後歷歷皆中云郡多山田民每苦旱又室廬用
筏畏火公祈雨雨澍禱火火滅又有鯊魚化虎

入山爲民害獵者莫敢攖公作文祭山神卽日復化爲魚出海去嘉靖二十九年遷湖廣按察司副使時征辰溪諸洞苗督撫侍郎張公某屬公紀功公欲詣山寨侍郎怒曰女何不駐府城而輕出遠縣萬一不虞罪將及我意在急於報功也公起對曰舊例紀功官與監軍官同皆須臨陣某旣承委何敢避難卽與監軍副使張公某同行挾首級至者詐稱黑苗某公驗之曰此級未冠稚子耳黑苗某素驍勇殆非眞乎斥其功弗紀總戎監軍皆不說已而黑苗某復出抄

掠監軍曰鼎徼公言幾悞乃事深以爲德焉初
督府下令斬一苗賞白金五兩是時良民被虜
者甚衆官軍多冒殺以爲功公議生獲被虜人
口者男子與斬苗同賞婦女減其三一由是生還
者千餘人嘉靖三十二年　覲事畢科道例拾
遺紹人有掌戶科者銜公沮市舶遂中傷公而
時相嘗爲祭酒與公有師門之雅亦怪公不通
書問乃解公官公歸築室仙人山與泉石伍而
以詩書稼穡教其子孫郡縣大夫非公事弗謁
也公天性孝義正德十五年下第歸道遇小盧

先生先生及家人皆病疫欲來附舟從者不可
公弗聽邀至舟中朝夕侍奉及抵舍而盧先生
愈疫亦不染盧先生曰途中弟子隨在而有然
求恩義兼盡如沈子者恐不多見也公歷歷中
外凡十六年始終不以家累自隨廉介守官常
如一日每歸唯圖書數篋而已居家處事不肯
自私如贊郡守王公儀攤耗郎不自顧輕稅田
勸邑令楊公莅築城郎不自惜財議戶出丁守
陴郎不自惜力他如止揭簿增荒山之賦請監
司散巳徵之糧不唯同邑受惠而鄰邑亦被其

賜云公邃易學旁通諸經子史陰陽律歷水利洪範紫微堪輿等書善屬文喜吟詩著述頗富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靜稿越吟稿楚吟稿鷄窠嶺稿南廒誌南船誌牧越議略吳江水利考杜律七言注晴窗便覽總若干卷公生于弘治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卒于隆慶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八配郭氏封安人先公二十一年卒子男四曰察鄉進士先卒娶王氏曰理太學生娶黃氏曰問娶張氏妾郭出曰處側室趙氏出娶范氏女四長適太學生顧名節次適顧

勳次適長洲金堪茲郭出次適太學生章效良
側室馮氏出孫男十三令像邑學生令儀太學
生令聞鄉進士名在第三令善太學生令成邑
學生令名應天府學生令猷邑學生先公九日
卒令德令行邑學生令範令謀令緒令言女六
壻朱可大顧會志趙舜臣陳爾學周順卿申五
常可大太學生會志爾學順卿五常皆邑學生
曾孫男十瓊芝瑤芝玉芝同寅同倫餘未名女
九許字太倉王士騏同邑吳汝楷陳士華餘幼
承重孫令像卜以隆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公柩葬于吳縣西山鷄窠嶺之新阡合郭安人兆將求　當代明公銘其墓秀狀于師曾惟公居官居鄉皆可爲後進法曾晩學辱公忘年交相知最深遂不辭蕪陋撰次如右病間無文伏俟採擇

傳

吳封君傳

封君諱邦棟字子隆姓吳氏延陵季子之苗裔也其先繇梅里徙汴又繇汴徙吳江是爲千一公傳七世爲贈太僕寺卿璋以孝稱鄉賢祀于

學宮璋生南京刑部尚書洪洪生刑部尚書山
並贈太子少保加贈資政大夫山娶同郡毛氏
累贈夫人生封君容貌頎長器宇魁岸垂髫時
好學有文弱冠充邑博士弟子升太學屢屢蓺
場輒北迺棄去進士業博綜史傳百家顓務教
子已而仲子承壽舉嘉靖癸丑進士冢子承熈
舉乙卯應天鄉進士其後仲子仕終廣西右布
政使先卒封君以布政君初考績封吏部署員
外郎事主事階承德郎復以　穆廟登極恩進
封山東左叅政階中大夫故鄉人稱之曰封君

云封君爲人馴行恭謹孝友廉節蚤失恃善事
繼毋劉夫人三姊四弟遇之咸盡其道且能以
恭儉率之尚書公喜曰吾宦游在外久幸無私
家累由吾長子倡先耳尚書公免官歸卒于途
封君大恨不及含斂號慟幾絶者數四葬竟析
產唯奉劉夫人命庭無閒言劉夫人沒時封君
已遘目眚不能拜賓然衰麻哭泣不以衰病爲
解封君初爲貴公子及受封乘軒出入尊顯矣
顧始終折節下士亡嫚侮雖三尺豎子亦以誠
心温言接之布政君筮仕今壽寧以才調崇安

封君念其祿薄每以餘粟易白金遺之以佐官
中及入　覲道里費比遷考功當計吏有崇安
令道吾邑自以交承分挾寶玩求謁門者見之
封君謂曰無以爲也君在官下僕不能知萬一
弗稱吾兒安敢骫法相庇哉其人慙而去旣調
文選有士齎金幣乞美官復峻卻之布政君在
銓曹凡五載封君未嘗一日招權勢顧金錢屬
有僚友門生來仕部中者封君一見而退不再
謁戒僮僕勿與他事門廡寂寞亡雜賓從弟光
祿署正邦模無子布政君當出後封君力辭以

讓從子捐棄重產弗靳也昔仲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有曰與爲人後者不入封君其達斯旨乎萬曆四年十月十二日封君卒年七十六蓋病目謝人事者十四年

贊曰世稱紈袴子弟善驕侈易隳舊業余以封君觀之豈其然乎封君前承閥閱後都權勢然恂恂抑畏弗遑康寧居常言門第不可恃先訓不可忘旣以自勗亦以勑子孫卽此兩語可爲後代世家法矣於戲盛哉

湖上集卷之十三

湖上集卷之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祭文

祭黃姨母文

緊維夫人母氏連枝始居則同歸殊所之母氏近適于江城之里夫人遠嫁于震澤之湄音問雖勤容顏則違惟令節之歸寧喜聚首於一時伯姊早逝初心孔悲三女一男後樂乃怡憶賤子之孩提接夫人之談笑或餧棗栗或投懷抱雖夫人之多男喜賤子而同調逮外家之就衰

杳曾合之難料嗟手足之生離傷母心於未造
愧才識之疎庸嘗濫叨乎賓召荷令嗣之切劘
更館穀之周到嗟泥塗之伏跡感知遇之難報
豈文學之見售洵葭莩之是好旣拜辭而東歸
漸揚翎於當道及學薦於南宮復承　恩而在
告拜夫人於堂下舉欣欣以相勞曾賦詩以稱
觴祝百齡之遠到伊昨歲之暮春當對　制于
楓宸恨北轅之囪遽嗟別悃之莫伸每眷念乎毋
氏遂馳想於夫人何東坦之云晤諗貞疾之縈
身意醫藥之可恃或廻命於重新慨訃音之即

至痛女則之況淪惟同胞之弟妹皆次第而澌湮獨夫人與吾母頗共樂乎天眞迺今夫人亦云逝嗟予母黨其誰親睇江雲之迢遥欲躬奠而無因寓香芻以遠弔悵南望而傷神尚饗

同邑縉紳祭李教諭繼室齊氏文

猗尚父之苗裔兮釋營丘而來遷維中州之沃土兮承國氏以開先仰華閥而瞻睇兮諗世代之多賢肆貞媛之毓秀兮稟坤順於天然粤桂史之良胤兮理古聖之遺編逮夫人之嗣室兮相膏火於有年比充貢乎王庭兮司教鐸于

南服旋擢諭於吾邑兮覿師模之肅肅方魚軒之遠逆兮喜外內之雖睦胡彼蒼之弗憫兮僅至止於信宿忽訃音之傳聞兮悼斯人之不淑嗟修途之千里兮空舟車其匍匐羌余輩之辱交兮將內則之是凨傷此志之莫酬兮能不動乎哀衷恭廞詞以侑食兮冀幽明之感通尚饗

祭座主高相公文杭州府人

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彼心聲之所發唯文章可觀其深當嘉靖之丁未公執管於詞林比分經而閱卷偶師弟之相臨辱借譽於時流若

山水之知音迨余疾以言旋公亦請而家食往
拜公於堂下喜瞻顏而承色導我乎西湖之間
飲我乎竺峯之側越信宿而告辭實醉酒而飽
德余由館而入省公廻車於京國幸旦暮之相
親喜清華之荐陟公雅濶乎宦情每暫來而旋
息及正位乎春官適　先皇之御極綜禮樂之
綱繆雖纖微而靡忒想唐虞之盛際匹伯夷之
清直功方成而弗居又引疾而南軔余養痾其
有年始乞休於幽仄縱竊位之可逃殊有孤於
引翼曠十年之音問嗟莫陳乎悃愊公承　召

而北征覲清光于河側敢悉述其始終公亦許
余之解職時草疏於舟次諗詞指之懇惻値
宸眷之方隆雖再辭而弗得尋黃閣之高登忽
大喪之在卽受　顧命於榻前將竭忠而報　國
胡天心之不憖而奪公之孔亟　新主慟乎莫
相士庶失其培植矧門廡之老生能不涕洟而
霑臆惟雅望之在人實　廟堂之柱石無毫髮
之可訾如瑩然之良璧肆光昭乎汗青垂萬世
其無射彼　異數之渥優固大臣之浮迹望明
旌之搖搖敬陳詞而獻食公不我乎遐遺庶洋

洋於几席尚饗

祭光州喻侍郎文

豐城鉅族北徙于光人才輩出兩地相望源之遠矣其流寖長篤生我公德業彌昌通經學古詞藻鏗鏘洊登高第出宰吾邦誠慤縝密豈弟慈祥小大咸安頌聲洋洋間秉政暇覽勝尋芳發爲詩歌示我琳琅江南諸邑首推循良賢聲上聞　天子見召晉官內臺作表　廊廟抗疏擊奸辭嚴氣浩　聖明褒嘉　可奏有報持斧循行秉憲得要所至民懷恩威竝耀蜀閫臨試

忠飭公明一時登進多著榮名迺丞棘寺歷亞
六卿綜理南賦于彼留京厥施未究奄忽殂傾
眇予小子弱齡落濩幸遇馬公時爲郡伯片詞
稱意謬許太劇因受公知稍紓困厄甫及壯年
陪奉　軒架尋侍京華毎承朝夕爰申舊好勗
我忠赤比予東還音問頓隔聞公南遷喜動顏
色方圖理檝往候公側俄傳訃音尚疑匪實北
歸何速丹旐莫扳空餘涕淚兩袂斑斑嗚呼哀
哉鮑叔逝矣知我者誰江山迢遙曷罄我悲獨
留遺愛棬棬口碑歷三十年猶公在時于今希

覯振古如茲因風寓奠情見乎詞實攄民悃非特予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南皮湯封君文

猗與我侯畿輔之彥篤學工文發身胄監惜也數奇未膺高薦適就一官來丞江縣廉能溫厚婉美循良聽斷催科寬嚴有方屢攝篆章綜理庶政徭賦均平民不告病耕讀矢歌境內傾聽偉矣賢聲佳令莫並力大任小弗究厥施以遺後人駿發其奇標名金牓爲王驅馳中來備兵涖我四郡執憲弭災夙承庭訓三錫封綸累

騰休聞臺端薦陟西治鄖陽方期秉軸侯忽云
亡北望狂奔哀號㙠傍予有慰言曰世罕靚生
享康寧沒躋上壽彼蒼何私盛德獲祐侯初爲
丞某方學讓熟復二歌侯有勸耕讀歌迄今不忘比及
應
制令子來京一見驩然言念舊情後會于
吳頻奉嘉訊傳達士民欣欣相慶今雖沒矣沒
寧存順人命有期豈天弗憖
卹典煇煌泉壤
交映緘帛寓詞庸伸哀敬尚饗

同年祭吳布政使文

惟人之生命隨所司緜始迄終有速有遲兄方

垂髫便稱庠彥甫逾三加夙膺鄉薦尋舉南宮
嚴命是從請告南還朝夕敬共迨及對　制剴
切雍容釋褐拜官再令花封壽寧簡僻未攄厥
蘊薦更崇安遂騰休聞寵賁徽書　天光日近
迺擢儀曹迺調銓屬考功文選權勢孔渥叶烏谷反
兄獨秉公廉貞在服黜陟明允百　具肅勞勩
實多歷年有六爰轉奉常譯館是督忽爾遭讒
出副江臬俄丁內艱孝行可列起補前職于山
之東繼忝藩政涖罪追風青齊饑民頌聲僉同
方長湖臺即移廣右右轄未幾復罹讒詬彼擠

人者亦已太謬嗚呼噫嘻勢位難居恩怨之府易生毀譽恩不見酬怨則必侮平立不作誰歟忘怒兄歸三載奄忽長征下壽未躋白日西傾四十七齡遽登三品又有蘭孫先露穎敏始也何早終亦何速天實司之百身莫贖禫服告除兎兮何之茲逢即遠有涕漣而敬酹三觴聊展哀思尚饗

祭石司訓夫人鍾氏文

入閩望族維石巖巖鉅閥有鍾相埒不凡啓哲儲祥天作之合挺秀嗣徽貴茲璇閨歸歸夫子

邃詣葩經超羣拔萃晉于　明廷燁燁王郎光
紹家學逢　恩特揚式承優渥兩世文藝烜燿
南陬夫君拜　命來敎江頭迺攜夫人爰居官
舍閱四三年吳士嚮化亦有令子應試頻過相
聚一堂其樂孔多內贊旣宏毋教尤懇榮名豈
誣厥有原本年甫及艾下壽未躋胡然一疾奄
棄中閨夫守空幃子留上國家鄉迢遙芳魂奚
即嗚呼哀哉嗟予父子世濟顓蒙君不鄙夷督
敎實隆因鬪闒儀遠風下邑肅肅雖雖瞻望弗
及倏承凶赴增我歔欷淑景潛翳疇挽餘暉談

潔特牲我陳犧饎侑以蕪辭聊抒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年家祭吳封君文

維公敦樸茂實和易謙冲夙纘承乎家學繼卒業于辟雍上焉有司寇以爲父而作者卑儷下焉有方伯以爲子而述者愈隆兼諸郎之翀舉紹萬石之休風尋世胄于江南唯延陵爲最雄匪特先代之垂譽實由後昆之顯融雖未及乎小試迺藉　寵於重封紫綬金章烜爍閭里黎旺羨其光榮薦紳服其濟美矧不侈而不矜洵

可式而可紀炙之者醉心望之者消鄙壽已邁乎古稀安孝養而多祉縱目眚之晩嬰亦何傷於福履祈遠躋乎百齡睹令似之羣起胡上蒼之難諶令哲人之頓萎嗚呼哀哉某等幸同井邑早獲瞻承比校藝而叨薦偕仲子以同升惟茲世誼下逮雲仍內有同年子孫與祭倐聞凶赴悲悼曷勝杳音容之莫卽尚德善之有稱共叩靈筵敬薦豆登尚饗

同邑縉紳祭周孺文及聘妻項烈女文

維天地之靈秀迺鍾毓而爲人彼爲賢而爲聖

又得其秀之秀以成身是故在丈夫爲忠義在
女子爲貞節莫不各造其極而全其眞然求忠
義於丈夫已自難得若女子未嘗學問而意氣
激烈視死如歸者則尤非世間所易能維吾邑
周氏先代王孫自恭肅冢宰起家傳三世而有
君其質嶷嶷其行恂恂夙夜強學甘茹苦辛議
昏項氏是爲嘉禾襄毅大司馬之裔而天資婣
敎超絕倫類則已醇乎其醇方期二妙百年偕
老孰意君嬰脾疾醫藥罔效曾未弱冠而沈淪
嫒初聞疾祈求福祐旣聞兩歲持齋而絕葷比

聞凶赴慟哭幾絕變服縞素中夜自經以成其仁臨終之時神色不亂乘家人就寢悉發篋衣標識侍婢名氏以待身後賜予而厥惠惟鈞古云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可謂兼盡而全能嗚呼非君無以發媛之烈非媛無以貽君之名其殆相須爲命相與有成者邪歷稽載籍未嫁之女逼賊而死者三人脫父於賊而投井者一人寢疾卻醫而卒者一人然皆臨難秉節迫於不得巳耳若夫無所爲而成烈則四海之廣四千載之久僅得二人汝州之王靖州之王高安之陳

媛則與之媲美而嗣稱扶綱常於未墜愧丈夫之偷生彼其朝秦暮楚臣事二姓而無恥者能不顏厚於冥冥嗚呼　朝有旌典鄉有公評亦足慰芳魂於地下九原相見將驩然自得而無纖芥遺憾之存某等幸同鄉邑間託姻親悲英靈之不作慕浩氣之常伸潔牲絜酒聊展微誠

尚饗

祭周孺文項烈女文

於維二難人中之傑夫沒于勤婦終于烈生不同衾死則同穴萬古綱常有光無缺粵周之先

始自公旦傳及恭肅嘗陪灌瓚爵躋上公功業
有爛賢孫世官樞府是贊爰有仲子纘承文翰
嘉禾之陽我邑相望襄毅崛起效忠　英皇致
位司馬長慶發祥施于孫子科第彌光肆太學
君克紹先緒配厥思齊誕育貞女天作之合待
時而聚云胡弗慭亟奪良緣之死靡他誓不二
天朝聞赴音夕歸泉下求仁得仁吾生寧舍古
稱英烈多於既昏或雖未字勢迫遭屯若乃淑
媛本非臨難特以一諾終身弗畔爰稽記載僅
得三仁參寥千載兩王一陳不有淑媛曷四其

人譬則伯夷爲清之聖雖非中庸要不失正起儒廉頑厥功莫並風於四方夫婦乃定我觀丈夫更歷五季反面事讎曾弗知愧空汙身名苟圖富貴遺臭至今誰不厭棄煌煌　天恩來賁里門　國史有傳邑乘有文是謂不朽慰此芳蒐嗟乎父子素承教督由情則哀由義則服晴窻稽古彤簡可續恭陳鄙詞以侑醽醁尚饗

年家祭葉老夫人文

粵稽女德多產名家匪特瑞氣之攸鍾抑亦內則之可嘉嗟我夫人毓祥宦族鷞舊鵬鶱爰稱

伯叔蚤歲于歸婦我待卿時維夫子孤孽伶仃
夫人相助夙夜兢兢拮据捋荼劬勤靡寧拓基
教子游致豐盈伯登魏科季儲庠校賢孫仍仍
相繼昭耀往值八旬壽宴高陳繞膝孫曾拜舞
鱗鱗奉觴稱慶四郡畢臻某等年家辱廁後塵
將謂遐齡可躋百歲孰意三年而遽長逝迺其
遘疾三月于茲伯子惶惶醫禱日施爭奈年高
衰憊莫支然猶幸季子若孫歸自京師獲執手
而永訣復何憾之有遺於戲夫人八十三而終
世所希覯居幕次者十餘人亦云裕後矧將來

之褒贈爭榮名於身後獨吾輩三祝無已之情
猶不能不抆淚而奔走敬抒哀衷薄陳俎豆尚
饗

祭封太宜人王毋仲氏文

江邑王孫遷于檇李顯允封君肇啓詩禮誰歟
作嬪有仲其氏維茲洲媛寔稱女士貞懿温恭
六德三從假家誕子肅肅雝雝荆布井臼靡愛
厥躬復抗毋儀從含允能果令喆嗣蚤歲微庸
宦歷中外以亢厥宗再考奏最重膺顯封秉憲
資深擢參行省紫誥方來需之在頃獨念往年

少微先隕煢煢空閨相弔形影子知毋心疏乞
侍親誠格 帝聰祗奉 俞綸驩然東歸色養
殷勤垂及再期倏沈寶婺升榮不復此招嗟賦
哀哀孝子夙夜孺慕維我親知悼此哀〻敬奠
一觴長憶泉路尚饗

年家叅睪封君發引文

於維我公孝廉之裔兩世宮保祗承于 帝赫
奕簪纓有隆無替公為宗子蒸嘗攸繫姿性溫
醇眉宇開霽差池膠庠存揚多藝旋升辟廱抑
志從例屢殷南棘終阻一第乃有象賢致位承

宣蘇蘇方伯夙秉衡銓公視若無靡耀勢權門絕苞苴座守青氊仕路弗常或蹶或遷喜慍不形始終安焉　帝有重封寵錫龍篇日勑日誥五色華鮮復有諸郎兄弟師友嚴奉義方進取恐後伯也賢科叔季相偶行將繼武並稱瓊玖公何蘗之而辭上壽里停舂相親朋驚走嗚呼哀哉自公之歿倏再改歲爰卜幽堂以莫窀穸某等年家講誼蘭桂幽明永隔祖餳雪涕公如有神鑒予世契嗚呼哀哉尚饗

同邑縉紳協祭王太母黃夫人文

大江之右鉅邑伊何粤維南城茂族孔多聞王
與黄首稱華冑奕世濟美彈冠結綬王有引儀
宗國之楨爲子求昏以振家聲黄有大叅名藩之
喆爲女擇配隱君維杰摯鴈登軿來歸德門孝
事舅姑邁彼少君資性慧聰博通經史兼工書
翰龍蛇滿紙漢有班女號稱大家夫人之學寔
與同科天道不齊人事多戾既誕良嗣中道捐
棄於時夫人甫逾三旬屏膏謝沐稱未亡人閟
五十年恒如一日綜家敎子矢心靡忒史紀彤
管詩載柏舟夫人之節古人與儔稍過一朞爲

例所格　恩旌雖闕清譽有赫丹衷弗欺識者
益欽會有　贈章以報苦心良嗣能文橋門卒
業施于孫子我侯承葉侯生五月夫人鞠之比
及就傅敎以書詩舞勺之年始離左右恩愛彌
深地載天覆有祖之尊有母之親玉成侯學持
獻　楓宸鄉邦稱榮閭門生色夫人善敎具有
顯蹟侯之釋褐出宰花封初蒞太湖夙譽式隆
帝簡雄才迺調吾邑侯唯臥治百紛總集繄侯之
政上下咸宜揆厥源本太母所遺方冀期頤年
德玆邵訃音倏傳閭邑悲悼嘉月生明夫人長

辭先是八日預言其期傳贊如神易稱介石字
定光發匪今伊昔某等何幸父母我侯由侯而
推同戚斯憂生芻瓣香敬展哀臆且有慰言敢
告靈側人生八十上壽已躋子姓光榮福履攸
綏孫曾滿前蕃衍莫及螽斯詵詵數踰三十流
芳餘慶行秉 國成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尚饗

祭龐光祿文

維公與予同釋褐服公卷進 星予嗟祿祿後
予叨館公官兵屬督卒築城功鐫碑牘五品崇
階一朞遄錄尋調儀部寅清祗肅持廉秉公嚴

抑　藩封寧莛堂官而不和同旣提文舉武試
復充門牆桃李春光融融循資積累簡在　帝
聰維南九卿光祿最隆典司　祖奠式虔進薦
以公誠恪特畀茲選公方圖報夙夜匪懈人擬
榮遷刻日總憲貝錦忽興暫折青萍公遂養高
山水登臨曾侍杖履冀爾遐齡云胡末疾數載
侵尋眠食如常獨廢拜興維天不弔傳聞簀易
三子徬徨哀容慼慼初公艱嗣生而罹厄迺今
多男室家攸假猥予弱孫賢息是擇公不鄙夷
敎誼如昔爰托葭莩敢云崔盧門楣雖異夤緣

在初玆承凶問有淚如珠三十餘年德音莫逾
崇酒潔牲以薦生芻公靈在天乘雲載途尚饗

湖上集卷之十四